

欽定宋史

卷三百
十三之
十七

宋史卷三百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七十二

富弼子紹庭文彥博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初母韓有娠夢旌旗鶴鴈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弼子當以是進舉茂材異等授將作監丞簽書河陽判官仲淹坐爭廢后事貶弼上言是一舉而二失也縱未能復后宜還仲淹不聽通判絳州遷直集賢

院趙元昊反弼疏陳八事乞斬其使者召爲開封府推官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朝廷羞後聞契丹果罷宴帝深悔之時禁臣僚越職言事弼因論日食極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破金明鈴轄盧守勲不救內侍黃德和引兵走大將劉平戰死德和誣其降賊弼請按竟其獄德和坐要斬夏守斌爲陝西都部署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爲鈴轄弼言用守斌旣爲天下笑今益以守忠殆與唐監軍無異守勲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又請令宰相

兼領樞密院時西夏首領二人來降但補借奉職弼言當厚賞以勸來者事下中書宰相初不知也弼歎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邪更極論之於是從弼言除鹽鐵判官史館修撰奉使契丹慶曆二年爲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堂吏有僞爲僧牒者開封不敢治弼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呂夷簡不悅會契丹屯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者皆以其情叵測莫敢行夷簡因是薦弼歐陽修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卽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先以爲接伴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託疾

不拜弼曰昔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
不拜何也英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英感悅亦不復隱
其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
事塞之足矣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仍以宗室女嫁
其子進弼樞密直學士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柰何
逆以官爵賂之遂爲使報聘旣至六符來館客弼見契
丹主問故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
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以謂不若遣使
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
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

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治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

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帛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旣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

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
昏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齋送
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歸
曰俟卿再至當擇一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歸復命
復持二議及受口傳之詞于政府以往行次樂壽謂副
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
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卽馳還都以哺時入見易書而
行及至契丹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之辭當
曰獻否則曰納弼爭之契丹主曰南朝旣懼我矣於二
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

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命聞一子生皆不顧又除樞密直學士遷翰林學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三年拜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侍

讀學士七月復拜樞密副使弼言契丹旣結好議者便
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耻
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以誥納上前而罷踰月復申前命
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弼乃受帝
銳以太平責成宰輔數下詔督弼與范仲淹等又開天
章閣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
北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
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
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
稱男不稱臣弼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

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契丹受禮雲
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爲近帝疑二邊同
謀弼曰兵出無名契丹不爲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
右今契丹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城威塞以備之呆
兒屢寇威塞契丹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合而寇
我哉或請調發爲備弼曰如此正墮其計臣請任之帝
乃止契丹卒不動夏竦不得志中弼以飛語弼懼求宣
撫河北還以資政殿學士出知鄆州歲餘讒不驗加給
事中移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
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

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
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
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
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
者爲大冢葬之目曰叢冢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
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
勞拜禮部侍郎弼曰此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
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
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
周盡天下傳以爲式王則叛齊州禁兵欲應之或詣弼

告齊非弼所部恐事泄變生適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
青弼度其可用密付以事使馳至齊發吏卒取之無得
脫者卽自劾顓擅之罪帝益嘉之復以爲禮部侍郎又
辭不受遷大學士徙知鄭蔡河陽加觀文殿學士改宣
徽南院使判并州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
於朝帝微覘知之以語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
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修頓首賀帝弗豫大臣
不得見中外憂慄弼彥博入問疾因託禳禱事止宿連
夕每事皆關白乃行宮內肅然語在彥博傳嘉祐三年

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弼爲相守典故行故事而傳以公議無容心於其間當是時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六年三月以母憂去位詔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謂此金革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卒不從命英宗立召爲樞密使居二年以足疾求解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揚州封祁國公進封鄭熙寧元年徙判汝州詔入覲許肩輿至殿門神宗御內東門小殿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母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

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昃乃退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赴郡明年二月召拜司空兼侍中賜甲第悉辭之以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有爲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而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拂諫爭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卽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爲喜怒喜怒爲用捨陛下好

使人伺察外事故姦險得志又多出親批若事事皆中亦非爲君之道脫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亦多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大抵小人惟喜生事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是時久旱羣臣請上尊號及用樂帝不許而以同天節契丹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弼言此盛德事正當以此示之乞并罷上壽帝從之卽日雨弼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帝手詔褒荅之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神宗將許之問曰卿卽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拜武寧節度使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改亳州青苗法出弼以謂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持不行提舉官趙濟劾弼格詔旨侍御史鄧綰又乞付有司鞫治乃以僕射判汝州安石曰弼雖責猶不失富貴昔鯀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荅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加拜司空進封韓國公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郭逵討安南乞詔逵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爭河東地界言其不可許星文有變乞開廣言路又請速改新法以解倒懸之急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

安石有所建明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
仰屋竊歎者卽當至矣其敬之如此元豐三年王堯臣
之子同老上言故父參知政事時當仁宗服藥嘗與弼
及文彥博議立儲嗣會翊日有瘳其事遂寢帝以問彥
博對與同老合帝始知至和時事嘉弼不自言以爲司
徒六年八月薨年八十手封遺奏使其子紹庭上之其
大畧云陛下卽位之初邪臣納說圖任之際聽受失宜
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圖利
習成敝風忠詞讜論無復上達臣老病將死尚何顧求
特以不忍上負聖明輒傾肝膽冀哀憐愚忠曲垂采納

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耻敗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羌夷校曲直勝負願歸其侵地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團保甲又葺教場州縣奉行勢侷星火人情惶駭難以復用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人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耳陛下審觀天下之勢豈以爲無足慮邪帝覽奏震悼輟朝三日內出祭文致奠贈太尉諡曰文忠弼性至孝恭儉好修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亢禮氣色穆然不見喜愠其好善嫉惡出於

天資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
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干岐萬轍
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
可得也其終身皆出於此云元祐初配享神宗廟庭哲
宗篆其碑首曰顯忠尚德命學士蘇軾撰文刻之紹聖
中章惇執政謂弼得罪先帝罷配享至靖康初詔復舊
典焉

紹庭字德先性靖重能守家法弼薨兩女與婿及甥皆
同居紹庭待之與父時不殊一家之事毫髮不敢變族
里稱焉歷宗正丞提舉三門白波輦運通判絳州建中

靖國初除提舉河北西路常平辭曰熙寧變法之初先
臣以不行青苗被罪臣不敢爲此官徽宗嘉之擢祠部
員外郎未幾出知宿州卒年六十八子直柔紹興中同
知樞密院事別有傳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其先本敬氏以避晉高祖
及宋翼祖諱改焉少與張昇高若納從穎昌史炤學炤
母異之曰貴人也待之甚厚及進士第知翼城縣通判
絳州爲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西方用兵偏校有臨
陳先退望敵不進者大將守著令皆中覆彥博言此可
施之平居無事時爾今擁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法

不峻將何以濟仁宗嘉納之黃德和之誣劉平降虜也
以金幣賂平奴使附已說以證平家二百口皆械繫詔
彥博置獄于河中鞠治得實德和黨援盛謀翻其獄至
遣他御史來彥博拒不納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
案具矣宜亟還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德和并奴卒就
誅以直史館爲河東轉運副使鄜州餉道回遠銀城河
外有唐時故道廢弗治彥博父洎爲轉運使日將復之
未及而卒彥博嗣成父志益儲粟元昊來寇圍城十日
知有備解去遷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連進龍圖閣樞
密直學士知秦州改益州嘗擊毬鈴轄解聞外喧甚乃

卒長杖一卒不伏呼入問狀令引出與杖又不受復呼入斬之竟毬乃歸召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貝州王則反明鎬討之久不克彥博請行命爲宣撫使旬日賊潰檻則送京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薦張瓌韓維王安石等恬退守道乞褒勸以厲風俗與樞密使龐籍議省兵凡汰爲民及給半廩者合八萬論者紛然謂必聚爲盜帝亦疑焉彥博曰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脫有難臣請死之其策訖行歸兵亦無事進昭文館大學士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以奇錦結宮掖因之登用介旣貶彥博亦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改忠

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與富弼同拜士大夫皆以得人爲慶語見弼傳三年正月帝方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闈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沆富弼謀啓醮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邪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不使入明日言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

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於軍門先是弼用朝士李仲昌策曰澶州商湖河穿六灤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庭抗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彥博知其意有所在然未有以制之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聽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而有喜色徐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

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
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僭言何不斬之
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旣而議
遣司天官定六漈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彥
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
至六漈恐治前罪更言六漈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
彥博等始歸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弼持重衆心
以安沆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
聞之以沆判呈帝意乃解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
博因言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

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彥博爲厚德久之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封潞國公改鎮保平判大名府又改鎮成德遷尚書左僕射判太原府俄復鎮保平判河南丁母憂英宗卽位起復成德軍節度使三上表乞終喪許之初仁宗之不豫也彥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仁宗許焉而後宮將有就館者故其事緩已而彥博去位其後弼亦以憂去彥博旣服闋復以故官判河南有詔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彥博竦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聖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力之有兼陛下登儲纂極之時臣方在

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與焉帝曰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彥博遜避不敢當帝曰暫煩西行卽召還矣尋除侍中徙鎮淮南判永興軍入爲樞密使劍南西川節度使熙寧二年相陳升之詔彥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彥博下以稱遇賢之意彥博曰國朝樞密使無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嘗在王曾張知白上臣忝知禮義不敢效利用所爲以紊朝著固辭乃止夏人犯大順慶帥李復圭以陳圖方略授鈐轄李信等趣使出戰及敗乃妄奏信罪彥博暴其非宰相王安石曲誅信等秦人寃之慶州兵亂彥博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

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厲精求治而人心未安
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
之敝爾安石知爲己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爲不
可若萬事隳墜乃西晉之風何益於治御史張商英欲
附安石撫樞密使他事以搖彥博坐不實貶彥博在樞
府九年又以極論市易司監賣果實損國體斂民怨爲
安石所惡力引去拜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
府身雖在外而帝眷有加時監司多新進少年轉運判
官汪輔之輒奏彥博不事事帝批其奏以付彥博曰以
侍中舊德故煩卧護北門細務不必勞心輔之小臣敢

爾無禮將別有處置未幾罷去初選人有李公義者請以鐵龍爪治河宦者黃懷信沿其制爲濬川杷天下指笑以爲兒戲安石獨信之遣都水丞范子淵行其法子淵奏用杷之功水悉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詔大名核實彥博言河非杷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敢雷同罔上疏至帝不悅復遣知制誥熊本等行視如彥博言子淵乃請覲言本等見安石罷意彥博復相故傅會其說御史蔡確亦論本奉使無狀本等皆得罪獨彥博勿問尋加司徒元豐三年拜太尉復判河南於是王同老言至和中議儲嗣事彥博適入朝神宗問之彥

博以前對英宗者復于帝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祖知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帝曰雖云天命亦繫人謀卿深厚不伐善陰德如丙吉真定策社稷臣也彥博曰如周勃霍光是爲定策自至和以來中外之臣獻言甚衆臣等雖嘗有請弗果行其後韓琦等訖就大事蓋琦功也帝曰發端爲難是時仁祖意已定嘉祐之末止申前詔爾正如丙吉霍光不相揜也遂加彥博兩鎮節度使辭不拜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謁者遺詩祖道當世榮之王中正經制邊事所過稱受密旨募禁兵將之而西彥博以無詔拒之中正亦不敢募

而去久之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光薦
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后將用爲三省長官
而言事者以爲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
月兩赴經筵恩禮甚渥然彥博無歲不求退居五年復
致仕紹聖初章惇秉政言者論彥博朋附司馬光詆毀
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二崇寧中預元祐黨籍後
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諡曰忠烈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
五十年名聞四夷元祐間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
蘇軾館客與使入覲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
此潞公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

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如其貫穿古今雖
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既歸洛西
羌首領溫溪心有名馬請於邊吏願以餽彥博詔許之
其爲外國所敬如此彥博雖窮貴極富而平居接物謙
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
皆以道自重賔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
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
爲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神
宗導洛通汴而主者遏絕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頗患
苦之彥博因中使劉惟簡至洛語其故惟簡以聞詔令

通行如初遂爲洛城無窮之利彥博八子皆歷要官第
六子及甫初以大理評事直史館與邢恕相善元祐初
爲吏部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知同州彥博平章軍國及
甫由右司員外郎引嫌改衛尉光祿少卿彥博再致仕
及甫知河陽召爲太僕卿權工部侍郎罷爲集賢殿修
撰提舉明道宮蔡渭邢恕持及甫私書造梁燾劉摯之
謗逮詣詔獄及甫有憾於元祐從而實之亦坐奪職未
幾復之卒

論曰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
餘足芘當世富弼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

見兵革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文彥博立朝端重顧盼有
威遠人來朝仰望風采其德望固足以折衝禦侮於千
里之表矣至於公忠直亮臨事果斷皆有大臣之風又
皆享高壽於承平之秋至和以來建是大計功成退居
朝野倚重熙豐而降弼彥博相繼衰老儉人無忌善類
淪胥而宋業衰矣書曰番番良士膂力旣愆我尚有之
豈不信然哉

宋史卷三百十三

宋史卷三百十三考證

富弼傳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

臣蒲

封

按更成二字文義近晦宋通鑑東都事畧俱作故

屈已增幣

拜鎮海軍節度使判揚州○東都事略作判河陽又復

判河陽彼此互異

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南本作其勢必爭

文彥博傳知翼城縣○山堂肆考文彥博爲榆次令

兵法不峻○南本作兵法不肅

史臣論仁人之言其利溥○此引左傳應作溥

建是大計○南本作共定大計

相繼衰老○衰南本作以

宋史卷三百十三考證

宋史卷三百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七十三

范仲淹

子純祐
純粹

純禮

范純仁

子正平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徙家江南遂爲蘇州吳縣人仲淹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旣長知其世家迺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改集慶軍節

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監泰州西溪鹽稅遷大理寺丞
徙監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聞仲淹名
召寘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
舉撫將帥凡萬餘言服除以殊薦爲祕閣校理仲淹汎
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亡所倦嘗
推其奉以食四方遊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
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
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
率百官上壽仲淹極言之且曰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
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爲後世法且上疏請

太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一宮
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仲淹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
又侈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寺
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又言恩倖多以內降
除官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仁宗以爲忠太后崩召爲
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
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爲詔中
外母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詔以太妃楊氏爲皇太
后參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
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

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廼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振之且禁民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裒敝十事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之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揖宰相廷爭方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大湖注之海募人興作未就尋徙明州轉運使奏留仲淹以畢其役許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判國子監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

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闊之論也仲淹廼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殿中侍御史韓瀆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於是祕書丞余

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況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乎陛下旣優容之矣臣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嘗薦已願從降黜館閣校勘歐陽修以高若訥在諫官坐視而不言移書責之由是三人者偕坐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矣仲淹旣去士大夫爲論薦者不已仁宗謂宰相張士遜曰向貶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柰何再下詔戒敕仲淹在饒州歲餘徙潤州又徙越州元昊反召爲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進

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
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
也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戶部郎中兼知延
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
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
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
爲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時
塞門承平諸砦旣廢用种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
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
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

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也況邊備漸修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固已懾其氣矣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若臣策不効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族來歸矣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其議仲淹又請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候城十二砦於是羗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元昊歸

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爲書戒喻之會任福
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
以爲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帝不
聽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徙慶州遷左司郎中爲環慶
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爲助而
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道事尋露仲淹以其反復
不常也至部卽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
立條約若讎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
已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爲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
五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

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爲給食卽不入砦本
家罰羊二全族不至質其首領諸羗皆受命自是始爲
漢用矣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
守邊數年羗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退而與
王興朱觀爲伍第恐爲賊輕矣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
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
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
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皆具旬日而城成卽大順
城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
有伏大順旣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

少明珠滅賊勁兵數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
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喪師平時且懷反側
今討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
患未艾也若北取細腰胡蘆衆泉爲堡障以斷賊路則
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無憂矣其後遂築細
腰胡蘆諸砦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
恐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
出塞乃還始定川事聞帝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
吾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
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仲淹以軍出無功辭不敢受命詔

不聽時已命文彥博經略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喻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言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帥

慶張亢帥涓仲淹爲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
推心接之不疑故賊亦不敢輒犯其境元昊請和召拜
樞密副使王舉正懦默不任事諫官歐陽修等言仲淹
有相材請罷舉正用仲淹遂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
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爲陝
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州縣官
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按誅之仲淹曰平時諱言武備寇
至而專責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不得誅帝方銳意太
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
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

召二府條對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府
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內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
非遷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法矣
二曰抑僥倖罷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
監司邊任須在職滿三年始得蔭子大臣不得薦子弟
任館閣職任子之法無冗濫矣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
請罷糊名法叅考履行無關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
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餘優等
免選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責
實矣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先選轉運使提點刑

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監
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舉主
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得人矣五曰均公田
外官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爲善耶請均其入第給之使
有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不法者可誅廢矣六曰
厚農桑每歲預下諸路風吏民言農田利害堤堰渠塘
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農利減漕運江南之
圩田浙西之河塘隳廢者可興矣七曰修武備約府兵
法募畿輔彊壯爲衛士以助正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
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道皆可舉行矣八曰推

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違者重寘於法別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所在無廢格上恩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幾旋即釐改請政事之臣叅議可以久行者刪去煩冗裁爲制敕行下命令不至於數變更矣十曰減徭役戶口耗少而供億滋多省縣邑戶少者爲鎮併使州兩院爲一職官白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民無重困之憂矣天子方信嚮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衆以爲不可而止又建言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

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羣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王之職非治法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兵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凡官吏黜陟刑罰重輕事有利害者並從輔臣子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請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不果行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

交指爲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天下爲己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爲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於是仲淹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悉分遺邊將麟州新羅入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爲修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戶蠲其稅罷榷酤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比去

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廼以爲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爲亦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荆南鄧人遮使者請留仲淹亦願留鄧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青州會病甚請穎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諡文正初仲淹病帝常遣使賜藥存問旣卒嗟悼久之又遣使就問其家旣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汎愛樂善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

日四方聞者皆爲歎息爲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
州之民與屬羗皆畫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羗酋數
百人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四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
純祐字天成性英悟自得尚節行方十歲能讀諸書爲
文章籍籍有稱父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爲師
瑗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仲淹患之純祐尚
未冠輒白入學齒諸生之未盡行其規諸生隨之遂不
敢犯自是蘇學爲諸郡倡寶元中西夏叛仲淹連官關
陝皆將兵純祐與將卒錯處鈎深摭隱得其才否由是
仲淹任人無失而屢有功仲淹帥環慶議城馬鋪砦砦

徧夏境夏懼扼其衝侵撓其役純祐率兵馳據其地夏
衆大至且戰且役數日而成一路恃之以安純祐事父
母孝未嘗違左右不應科第及仲淹以讒罷純祐不得
已蔭守將作院主簿又爲司竹監以非所好卽解去從
仲淹之鄧得疾昏廢臥許昌富弼守淮西過省之猶能
感慨道忠義問弼之來公耶私耶弼曰公純祐曰公則
可凡病十九年卒年四十九子正臣守太常寺太祝
純禮字彝叟以父仲淹蔭爲祕書省正字簽書河南府
判官知陵臺令兼永安縣永昭陵建京西轉運使配木
石塼甃及工徒於一路獨永安不受令使者以白陵使

韓琦琦曰范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說他日衆質之純禮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日今乃與百縣均賦曷若置此使之奉常時用乎琦是其對還朝用爲三司鹽鐵判官以比部員外郎出知遂州瀘南有邊事調度苛棘純禮一以靜待之辨其可具者不取於民民圖像于廬而奉之如神名曰范公庵草場火民情疑怖守吏惕息俟誅純禮曰草濕則生火何足怪但使密償之庫吏盜絲多罪至死純禮曰以焚然之絲而殺之吾不忍也聽其家趣買以贖命釋其株連者除戶部郎中京西轉運副使元祐初入爲吏部郎中遷左司又遷太常

少卿江淮荆浙發運使以光祿卿召遷刑部侍郎進給事中純禮凡所封駁正名分紀綱皆國體之大者張來除起居舍人病未能朝而令先供職純禮批敕曰臣僚未有以疾謁告不赴朝參先視事者來能供職豈不能見君壞禮亂法所不當爲聞者皆悚動御史中丞擊執政將遂代其位先以諷純禮純禮曰論人而奪之位寧不避嫌邪命果下吾必還之宰相卽徙純禮刑部侍郎而後出命轉吏部改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去知亳州提舉明道宮徽宗立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尹以刻深爲治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文

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方務去前之苛猶慮未盡豈有寬爲患也由是一切以寬處之中旨鞠享澤村民謀逆純禮審其故此民入戲場觀優歸途見匠者作桶取而戴於首曰與劉先主如何遂爲匠擒明日入對徽宗問何以處之對曰愚人村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爲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人曰正欲外間知陛下刑憲不濫足以爲訓爾徽宗從之拜禮部尚書擢尚書右丞侍御史陳次升乞除罷言官並自內批不由三省進擬右相曾布力爭不能得乞降黜次升純禮徐進曰次升何罪不過防柄臣各引所親

且去不附己者爾徽宗曰然乃寢布議呂惠卿告老徽宗問執政執政欲許之純禮曰惠卿嘗輔政其人固不足重然當存國體曾布奏議者多憂財用不足此非所急也願陛下勿以爲慮純禮曰古者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大農告匱帑庾枵空而曰不足慮非面謾邪因從容諫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爲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藉口以元豐爲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爲非則欲斥元祐

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又曰自古天下汨亂繫於用人祖宗於此最得其要太祖用呂餘慶太宗用王禹偁真宗用張知白皆從下列寘諸要途人君欲得英傑之心固當不次飭拔必待薦而後用則守正特立之士將終身晦迹矣左司諫江公望論繼述事當執中道不可拘一偏徽宗出示其疏純禮贊之曰願陛下以曉中外使知聖意所嚮亦足以革小人徇利之情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純禮沉毅剛正曾布憚之激駙馬都尉王誥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誣怒曾誣館遼使純禮主宴誣其輒斥御

名罷爲端明殿學士知穎昌府提舉崇福宮崇寧中啓
黨禁貶試少府監分司南京又貶靜江軍節度副使徐
州安置徙單州五年復左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宮卒年
六十七

純粹字德儒以蔭遷至贊善大夫檢正中書刑房與同
列有爭出知滕縣遷提舉成都諸路茶場元豐中爲陝
西轉運判官時五路出師伐西夏高遵裕出環慶劉昌
祚出涇原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王中正出河東遵
裕怒昌祚後期欲按誅之昌祚憂患病卧其麾下皆憤
焉純粹恐兩軍不協致生他變勸遵裕往問昌祚疾其

難遂解神宗責諸將無功謀欲再舉純粹奏關陝事力
單竭公私大困若復加騷動根本可憂異時言者必職
臣是咎臣寧受盡言之罪于今日不忍默默以貽後悔
神宗納之進爲副使吳居厚爲京東轉運使數獻羨賦
神宗將以徐州大錢二十萬緡助陝西純粹語其僚曰
吾部雖急忍復取此膏血之餘卽奏本路得錢誠爲利
自徐至邊勞費甚矣懇辭弗受入爲右司郎中哲宗立
居厚敗命純粹以直龍圖閣往代之盡革其苛政時蘇
軾自登州召還純粹與軾同建募役之議軾謂純粹講
此事尤爲精詳復代兄純仁知慶州時與夏議分疆界

純粹請棄所取夏地曰爭地未棄則邊隙無時可除如河東之葭蘆吳堡鄜延之米脂義合浮圖環慶之安疆深在夏境於漢界地利形勢略無所益而蘭會之地耗蠹尤深不可不棄所言皆略施行純粹又言諸路策應舊制也自徐禧罷策應若夏兵大舉一路攻圍力有不勝而鄰路拱手坐觀其不拔者幸爾今宜修明戰守救援之法朝廷是之及夏侵涇原純粹遣將曲珍救之曰本道首建應援牽制之策臣子之義忘軀徇國無謂鄰路被寇非我職也珍卽日疾馳三百里破之於曲律擣橫山夏衆遁去元祐中除寶文閣待制再任召爲戶部

侍郎又出知延州紹聖初哲宗親政用事者欲開邊費
御史郭知章遂論純粹元祐棄地事降直龍圖閣明年
復以竇文閣待制知熙州章惇蔡卞經略西夏疑純粹
不與共事改知鄧州歷河南府滑州旋以元祐黨人奪
職知均州徽宗立起知信州復故職知太原加龍圖閣
直學士再臨延州改知永興軍尋以言者落職知金州
提舉鴻慶宮又責常州別駕鄂州安置錮子弟不得擅
入都會赦復領祠久之以右文殿修撰提舉太清宮黨
禁解復徽猷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餘純粹沉毅有幹
略才應時須嘗論賣官之濫以爲國法固許進納取官

然未嘗聽其理選今西北三路許納三千二百緡買齋
郎四千六百緡買供奉職並免試注官夫天下士大夫
服勤至于垂死不霑世恩其富民猾商捐錢千萬則可
任三子切爲朝廷惜之疏上不聽凡論事剴切類此

純仁字堯夫其始生之夕母李氏夢兒墮月中承以衣
裾得之遂生純仁資警悟八歲能講所授書以父任爲
太常寺太祝中皇祐元年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
不赴易長葛又不往仲淹曰汝昔日以遠爲言今近矣
復何辭純仁曰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邪雖近亦
不能遂養焉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覲

之徒純仁皆與從游晝夜肄業至夜分不寢置燈帳中
帳頂如墨色仲淹沒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兄
純祐有心疾奉之如父藥膳居服皆躬親時節之賈昌
朝守北都請參幕府以兄辭宋庠薦試館職謝曰輦轂
之下非兄養疾地也富弼責之曰臺閣之任豈易得何
庸如是卒不就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
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幕後呼爲著作林兄死
葬洛陽韓琦富弼貽書洛尹使助其葬旣葬尹訝不先
聞純仁曰私室力足辦豈宜恩公爲哉簽書許州觀察
判官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牧馬以踐民稼純仁捕

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
邪白其事于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
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隸縣凡
牧地隸縣自純仁始時旱久不雨純仁籍境內買舟諭
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食闕時吾爲
糴之衆賈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皆饑獨境內
民不知也治平中擢江東轉運判官召爲殿中侍御史
遷侍御史時方議濮王典禮宰相韓琦參知政事歐陽
修等議尊崇之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宜如先朝追贈期
親尊屬故事純仁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爲之子與前代

定策入繼之主異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
論奏不聽純仁還所授告敕家居待罪既而皇太后手
書尊王爲皇夫人爲后純仁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柰
何使命出房闈異日或爲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安
計尋詔罷追尊起純仁就職純仁請出不已遂通判安
州改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
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
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爲
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
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爲他日意外之患拜兵部員外

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措
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
不見之怨神宗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天下
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神宗嘉納之曰卿善論事宜
爲朕條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乃作尚書解以進曰其
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
而力行之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神宗切於求治多
延見疎逖小臣咨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
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富弼
在相位稱疾家居純仁言弼受三朝眷倚當自任天下

之重而恤已深於恤物憂疾過於憂邦致主處身二者胥失弼與先臣素厚臣在諫省不敢私謁以致忠告願示以此章使之自省又論呂誨不當罷御史中丞李師中不可守邊及薛向任發運使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今乃効桑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爲之培克生靈斂怨基禍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啓廸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己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劉琦錢顛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

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急求積敝不可頓革儻欲事功亟就必爲儉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其所上章疏語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純仁盡錄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純仁沮格因讒者遣使欲捃摭私事不能得使者以他事鞭傷傳言者屬官喜謂純仁曰

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于朝純仁既不奏使者之過亦不折言者之非後竟坐失察僚佐燕游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過闕入對神宗曰卿父在慶著威名今可謂世職卿隨父既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純仁揣神宗有功名心卽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時臣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若開拓侵攘願別謀帥臣神宗曰卿之才何所不能顧不肯爲朕悉心爾遂行秦中方饑擅發常平粟振貸僚屬請奏而須報純仁曰報至無及矣吾當獨任其責或謗其所全活

不實詔遣使按視會秋大稔民謹曰公實活我忍累公
邪晝夜爭輸還之使者至已無所負邠寧間有叢冢使
者曰全活不實之罪於此得矣發冢籍骸上之詔本路
監司窮治廼前帥楚建中所封也朝廷治建中罪純仁
上疏言建中守法申請間不免有殍死者已坐罪罷去
今緣按臣而及建中是一罪再刑也建中猶贖銅三十
斤環州種古執熟羗爲盜流南方過慶呼冤純仁以屬
吏非盜也古避罪譴訟詔御史治于寧州純仁就逮民
萬數遮馬涕泗不得行至有自投于河者獄成古以誣
告謫亦加純仁以他過黜知信陽軍移齊州齊俗兇悍

人輕爲盜劫或謂此嚴治之猶不能戢公一以寬恐不勝其治矣純仁曰寬出於性若強以猛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凶民取玩之道也有西司理院繫囚常滿皆屠販盜竊而督償者純仁曰此何不保外使輸納邪通判曰此釋之復紊官司往往待其以疾斃於獄中是與民除害爾純仁曰法不至死以情殺之豈理也邪盡呼至庭下訓使自新卽釋去期歲盜減比年大半丐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時耆賢多在洛純仁及司馬光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爲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洛中以爲勝事復知河中諸路閱保甲妨農論救甚力錄事

叅軍宋儋年暴死純仁使子弟視喪小殮口鼻血出純仁疑其非命按得其妾與小吏姦因會寘毒鼈肉中純仁問食肉在第幾巡曰豈有旣中毒而尚能終席者乎再訊之則儋年素不食鼈其曰毒鼈肉者蓋妾與吏欲爲變獄張本以逃死爾實儋年醉歸毒於酒而殺之遂正其罪哲宗立復直龍圖閣知慶州召爲右諫議大夫以親嫌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除給事中時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爲政將盡改熙寧元豐法度純仁謂光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

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又云熙寧按問自首之法旣已行之有司立文太深四方死者視舊數倍殆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初种古因誣純仁停任至是純仁薦爲永興軍路幹轄又薦知隰州每自咎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義純仁不肖爲其子孫所訟寧論曲直哉元祐初進吏部尚書數日同知樞密院事初純仁與議西夏請罷兵棄地使歸所掠漢人執政持之未決

至是乃申前議又請歸一漢人予十縑事皆施行邊俘
鬼章以獻純仁請誅之塞上以謝邊人不聽議者欲致
其子收河南故地故赦不殺後又欲官之純仁復固爭
然鬼章子卒不至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
仁在位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章惇得罪去朝
臣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旣而中止純仁請置往咎而念
其私情鄧綰帥淮東言者斥之不已純仁言臣嘗爲綰
誣奏坐黜今日所陳爲綰也左降不宜錄人之過太深
宣仁后嘉納因下詔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學
士蘇軾以發策問爲言者所攻韓維無名罷門下侍郎

補外純仁奏軾無罪維盡心國家不可因譖黜官及王
覲言事忤旨純仁慮朋黨將熾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
簾前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
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
富弼同慶曆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三人
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願陛
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修朋黨論以
進知漢陽軍吳處厚傳致蔡確安州車蓋亭詩以爲謗
宣仁后上之諫官欲寘於典憲執政右其說唯純仁與
左丞王存以爲不可爭之未定聞太師文彥博欲貶於

嶺嶠純仁謂左相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及確新州命下純仁於宣仁后簾前言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舉動宜與將來爲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又與王存諫於哲宗退而上疏其略云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父子至親主於恕而已若處之必死之地則恐傷恩確卒貶新州大防奏確黨人甚盛不可不問純仁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遂上疏曰朋黨之起蓋因趣向異

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爲邪黨旣惡其異我則
逆耳之言難至旣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以至眞
僞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率由此也至如王安石正
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爲能
後來柄臣固合永爲商鑑今蔡確不必推治黨人旁及
枝葉臣聞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是舉用
正直而可以化枉邪爲善人不仁者自當屏迹矣何煩
分辨黨人或恐有傷仁化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
章擊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明年以觀文殿學士知
穎昌府踰年加大學士知太原府其境土狹民衆惜地

不葬純仁遺僚屬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葬者三千餘又推之一路葬以萬數計夏人犯境朝廷欲罪將吏純仁自引咎求貶秩有詔貶官一等徙河南府再徙潁昌召還復拜右僕射因入謝宣仁后簾中諭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覲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將再入也楊畏不悅嘗有言純仁不知至是大防約畏爲助欲引爲諫議大夫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公邪純仁始知之後畏叛大防凡有以害大防者無所不至宣仁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

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皇后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
明肅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
盡忠宣仁后崩哲宗親政純仁乞避位哲宗語呂大防
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爲朕留之且趣入見問先朝
行青苗法如何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
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害民退而上疏其
要以爲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是時用二
三大臣皆從中出侍從臺諫官亦多不由進擬純仁言
陛下初親政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
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

之選又羣小力排宣仁后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
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監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
遂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
而行以戒薄俗蘇轍論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
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不
敢仰視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
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叱奴
僕右丞鄧潤甫越次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
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哲宗曰人謂秦皇漢
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爲之少霽轍

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謝純仁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轍竟落職知汝州全臺言蘇軾行呂惠卿告詞訕謗先帝黜知英州純仁上疏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卽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邪御史來之邵言高士敦任成都鈐轄日不法事及蘇轍所謫太近純仁言之邵爲成都監司士敦有犯自當按發轍與政累年之邵已作御史亦無糾正今乃繼有二奏其情可知純仁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出

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於我邪哲宗旣召章惇爲相純仁堅請去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潁昌府入辭哲宗曰卿不肯爲朕留雖在外於時政有見宜悉以聞毋事形迹徙河南府又徙陳州初哲宗嘗言貶謫之人殆似永廢純仁前賀曰陛下念及此堯舜用心也旣而呂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而憂憤欲齋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以勿爲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

大矣不然死亦何憾乃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止是仰報聖德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爲貶謫不出里居臣向曾有言深蒙陛下開納陛下以一蔡確之故常軫聖念今趙彥若已死貶所將不止一蔡確矣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忤惇意詆爲同罪落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

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每戒子弟毋得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純仁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純仁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旣至永韓維責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同爲請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居三年徽宗卽位欽聖顯肅后同聽政卽日授純仁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諭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

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道
除右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宮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
中太一宮使詔之有曰豈唯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
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以疾捧詔而泣曰上果用我
矣死有餘責徽宗又遣中使賜茶藥促入覲仍宣渴見
之意純仁乞歸許養疾徽宗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
安否乃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遂遣上醫視疾疾小
愈丐以所得冠帔改服色酬醫詔賜醫章服令以冠帔
與族姪疾革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爲恨呼諸子口占遺
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其略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

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又云未解疆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八事建中靖國改元之旦受家人賀明日熟寐而卒年七十五詔賻白金二十兩敕許洛官給其葬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純仁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爲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俸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沒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

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戒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是爾豈不在人邪弟純粹在關陝純仁慮其於西夏有立功意與之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中國與外邦校勝負非唯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非也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世子正平正思

正平字子夷學行甚高雖庸言必援孝經論語父純仁卒詔特增遺澤官其子孫正平推與幼弟紹聖中爲開封尉有向氏於其墳造慈雲寺戶部尚書蔡京以向氏后戚規欲自結奏拓四鄰田廬民有訴者正平按視以爲所拓皆民業不可奪民又搥鼓上訴京坐罰金二十斤用是蓄恨正平及當國乃言正平矯撰父遺表又謂李之儀所述純仁行狀妄載中使蔡克明傳二聖虛佇之意遂以正平逮之儀克明同詣御史府正平將行其弟正思曰議行狀時兄方營窀穸之事叅預筆削者正思也兄何爲哉正平日時相意屬我且我居長我不往

兄弟俱將不免不若身任之遂就獄捶楚甚苦皆欲誣服獨克明日舊制凡傳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內東門使從其家得永州傳宣聖語本有御寶又驗內東門籍皆同其遺表八事諸子以朝廷大事防後患不敢上之繳申潁昌府印寄軍資庫自潁昌取至亦實獄遂解正平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正平家屬死者十數人會赦得歸潁昌唐君益爲守表其所居爲忠直坊取所賜世濟忠直碑額也正平告之曰此朝廷所賜施於金石揭於墓隧假寵於范氏子孫則可若於通途廣陌中爲往來之觀以聳動庸俗不可也君益曰

此有司之事君家何預焉正平曰先祖先君功名人所
知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異時不獨吾家詒笑君亦受
其責矣竟撒去之正平退閑久益工詩尤長五言著荀
里退居編以壽終

論曰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
淹諸賢無愧乎此仲淹初在制中遺宰相書極論天下
事他日爲政盡行其言諸葛孔明草廬始見昭烈數語
生平事業備見於是豪傑自知之審類如是乎攷其當
朝雖不能久然先憂後樂之志海內固已信其有弘毅
之器足任斯責使究其所欲爲豈讓古人哉純仁位過

其父而幾有父風元祐建議攻熙豐太急純仁捄蔡確一事所謂謀國甚遠當世若從其言元祐黨錮之禍不至若是烈也仲淹謂諸子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略知子孰與父哉

宋史卷三百十四

宋史卷三百十四考證

范仲淹傳平時諱言武備寇至而專責守臣死事可乎
守令皆不得誅○推尋文義當云皆得不誅

仲淹子純禮張來除起居舍人○來東都事略作耒南
北本誤

仲淹子純仁召爲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東都事略
無遷侍御史四字臣宗楷按韓億傳尋爲殿中侍御

史遷侍御史則殿中與侍御史應是二官

韓維無名○無名二字有疑

維盡心國家○南本作日思國家東都事略作盡心爲

是

宋史卷三百十四考證

宋史卷三百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七十四

韓億

子綜

韓絳

子宗師

韓維

韓縝

子宗武

韓億字宗魏其先真定靈壽人徙開封之雍丘舉進士爲大理評事知永城縣有治聲他邑訟不決者郡守皇甫選輒屬億治之通判陳州會河決治隄費萬計億不賦民而營築之真宗嘗欲召試而與王旦有親嫌特召見改一官知洋州州豪李甲兄死迫嫂使嫁因誣其子爲他姓以專其貲嫂訴於官甲輒賂吏掠服之積十餘

年訴不已億視舊牘未嘗引乳醫爲證召甲出乳醫示之甲亡以爲辭寃遂辨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相州河北旱轉運使不以實聞億獨言歲饑願貸民租有誣其子綱請求受金者億請自置獄按之事雖辨猶降通判大名府尋爲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安撫淮浙除開封府判官出爲河北轉運使仁宗初進直史館知青州以司封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大理寺丞吳植知臨江軍使人納金於宰相王欽若因牙吏至京師審之語頗洩欽若知不可掩執吏以聞詔付臺治而植自言未嘗納金反誣吏誤以問所親語達欽若億窮治之蓋

植以病懼廢金未達而事已露也植乃除名并按欽若
詔釋不問三司更茶法歲課不登億承詔劾之由丞相
而下皆坐失當之罰其不撓如此自薛奎後億獨掌臺
務者踰年除龍圖閣待制奉使契丹時副使者章獻外
姻也妄傳皇太后旨於契丹諭以南北歡好傳示子孫
之意億初不知也契丹主問億曰皇太后卽有旨大使
何獨不言億對曰本朝每遣使皇太后必以此戒之非
欲達於北朝也契丹主大喜曰此兩朝生靈之福也人
謂副使旣失辭而億更以爲恩意甚推美之知亳州石
知審刑院再遷兵部郎中同判吏部流內銓以右諫議

大夫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故事益州歲出官粟六萬石振糶貧民是歲大旱億倍數出粟先期予民民坐是不饑又疏九升江口下溉民田數千頃維茂州地接羌夷蕃部歲至永康官場鬻馬億慮其覘兩川奏徙場黎州境上拜御史中丞請如唐制置御史裏行景祐二年以尚書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時承平久武備不戒乃請二府各列上才任將帥者數十人稍試用之又言武臣宜知兵而書禁不傳請纂其要授之於是帝親集神武祕略以賜邊臣唃廝囉與趙元昊相攻來獻捷朝廷議加唃廝囉節制億曰彼皆蕃臣也今不能諭令解仇

乃因而加賞非所以綏御四方也議遂寢元昊歲遣人至京師出入民間無他禁億請下詔爲除館舍禮之官主貿易外雖若煩擾實羈防之知開封府范仲淹獻百官圖指宰相呂夷簡差除不平而陰薦億可用仲淹旣貶帝以諭億億曰仲淹舉臣以公臣之愚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託於人遂除戶部參知政事會忻州地大震諫官韓琦言宰相王隨陳堯佐非輔弼才又言億子綜爲羣牧判官不當自請以兄綱代之遂與宰相皆罷知應天府尋加資政殿學士知成德軍改澶州復知亳州官至尚書左丞以太子少傅致仕

邵興叱衆起勿食綱怒執數人繫獄興懼帥衆劫庫兵
爲亂欲殺綱綱携妻子縋城由漢江而下興等遂縱火
掠城中引衆趨蜀道爲官軍所敗遂斬之餘黨坐誅綱
坐棄城除名編管英州

綜字仲文蔭補將作監主簿遷大理評事舉進士中第
通判鄧州天雄軍會河溢金堤民依丘塚者數百家綜
令曰能濟一人予千錢民爭操舟楫以救已而丘塚多
潰呂夷簡自北京入相薦爲集賢校理同知太常院歷
開封府推官數月遷三司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使契
丹契丹主問其家世綜言億在先朝嘗持禮來契丹主

喜曰與中國通好久父子俱使我宜酌我酒綜率同使者五人起爲壽契丹主亦離席酌之歡甚旣還陳執中以爲生事出知滑州徙許州殿前指揮使許懷德從妹亡有別產在陽翟以無子籍于官懷德欲私有之訟未決因楊儀爲書屬綜書至而轉運使已徙獄他州矣綜坐得書不以聞奪集賢校理知袁州未幾復爲江東轉運使還再修起居注累遷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卒綜嘗爲契丹館伴使使者欲爲書稱北朝而去契丹號綜曰自古未有建國而無號者使慙遂不復言其後朝廷擇館伴契丹使者帝曰孰有如韓綜者乎子宗道爲戶部

侍郎竇文閣待制綱子宗彥字欽聖陰補將作監主簿
舉進士甲科累遷太常博士以大臣薦召試爲集賢校
理歷提點京西京東刑獄應天府失入平民死罪獄成
未決通判孫世寧辨正之獄吏當坐法而尹劉沆縱弗
治宗彥往按舉沆復沮止之宗彥疏沆于朝抵吏罪仁
宗春秋高未有嗣宗彥上書曰漢章帝詔諸懷妊者賜
胎養穀人三斗復其夫勿算一歲著爲令臣考尋世次
帝八子長則和帝而質安以下諸帝皆其係胄請修胎
養之令且曰人君務蕃毓其民則天亦昌衍其子孫矣
以尚書兵部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卒綜子宗道歷

官至戶部侍郎寶文閣待制

韓絳字子華舉進士甲科通判陳州直集賢院爲開封府推官有男子令青妄稱其母頃在掖庭得幸有娠而出生已府以爲狂奏流汝州絳言留之在外將惑衆追責窮治蓋其母嘗執役宮禁嫁民冷緒生一女乃生青遂論棄市歷戶部判官江南饑爲體量安撫使行便民事數十條宣州守廖詢貪暴不法下吏寘諸理民大悅使還同修起居注擢右正言仁宗謂絳日用卿出自朕卿凡論事不宜過激當存朝廷大體要令可行毋使朕爲不聽諫者入內都知王守中兼判內行省絳言判名

太重且國朝以來未有兼判兩省者詔自今勿復除道
士趙清貺出入宰相麗籍家以賂敗開封杖流之道死
絳言籍諷府殺之籍與尹俱謫去未幾復進絳力爭不
得遂解言職明年知制誥乞守河陽召判流內銓河決
商胡用李仲昌議開六塔河而患茲甚命絳宣撫河北
時宰主仲昌人莫敢異絳劾其蠹國害民罪不可貸仲
昌遂竄嶺表遷龍圖閣學士知瀛州歐陽修率同列言
絳宜在朝廷瀛非所處也留知諫院糾察在京刑獄爲
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帝禱茅山求嗣絳草祝辭因勸帝
汰出宮人及限內臣養子以重絕人之世皆從之掖庭

劉氏通請謁爲姦絳以告帝帝曰非卿言朕無由知不數日出劉氏及他不謹者真定守呂溱犯法從官通章請貰之絳曰法行當自貴者始更相請援則公道廢矣并劾諸請者溱遂絀富弼用張茂實掌禁兵絳言人謂茂實爲先帝子豈宜用典宿衛不報闔門待罪自言不敢復稱御史中丞詔召之及出不秉笏穿朝堂諫官論之罷知蔡州數月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慶州熟羌據堡爲亂卽日討平之加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張詠鎮蜀日春糶米秋糶鹽官給券以惠貧弱歷歲久權歸豪右中人奉使至蜀使酒吏主貿易因附益以取悅絳悉奏

罷之召知開封府爲三司使請以川陝職田穀輸常平倉而隨其事任道里差次給直帝歎曰衆方姑息卿獨不能徇時邪卽行之內諸司吏數千恩澤絳輒執不可爲帝言身犯衆怒懼有飛語帝曰朕在藩邸日頗聞有司以國事爲人情卿所守固善何憚於讒神宗立韓琦薦絳有公輔器拜樞密副使始請建審官西院掌武臣升朝者以息吏姦神宗嘗問天下遺利絳請盡地力因言差役之弊願更定其法役議自此始矣代陳升之同制置三司條例王安石每奏事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陛下宜省察安石特以爲助熙寧三年

參知政事夏人犯塞絳請行邊安石亦請往絳曰朝廷
方賴安石臣宜行乃以爲陝西宣撫使旣又兼河東幾
事不可待報者聽便宜施行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吏
十二月卽軍中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
開幕府於延安絳素不習兵事注措乖方選蕃兵爲七
軍用知青澗城种諤策欲取橫山令諸將聽命於諤厚
賞犒蕃兵衆皆怨望又奪騎兵馬以與之有抱馬首以
泣者旣城囉兀又冒雪築撫寧堡調發騷然已而二城
陷趣諸道兵出援慶卒遂作亂議者罪絳罷知鄧州明
年以觀文殿學士徙許州進大學士徙大名府七年復

代王安石相既顯處中書事多稽留不決且數與呂惠卿爭論乃密請帝再用安石安石至頗與絳異有劉佐者坐法免安石欲拔拭用佐絳不可議帝前未決卽再拜求去帝驚曰此小事何必爾對曰小事尚不伸况大事乎帝爲逐佐未幾絳亦出知許州元豐元年拜建雄軍節度使知定州入爲西太一宮使六年知河南府夏大雨伊洛間民被溺者十五六絳發廩振恤環城築隄數月水復至民賴以免哲宗立更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康國公爲北京留守河決小吳都水議傍魏城鑿渠東趨金隄役甚棘絳言功必不成徒耗費國

力而使魏人流徙非計也三奏訖罷之元祐二年請老以司空檢校太尉致仕明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傅謚曰獻肅絳臨事果敢不爲後慮好延接士大夫數薦司馬光可用終以黨王安石復得政是以清議少之子宗師字傳道以父任歷州縣職旣登第王安石薦爲度支判官提舉河北常平累官至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卒初宗師在神宗朝數賜對常弗忍去親側屢辭官不拜世以孝與之

韓維字持國以進士奏名禮部方億輔政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父沒後閉門不仕宰相薦其好古嗜學安於

靜退召試學士院辭不就富弼辟河東幕府史館修撰
歐陽修薦爲檢討知太常禮院禮官議祫享東向位維
請虛室以待太祖溫成后立廟用樂維以爲不如禮請
一切裁去議陳執中諡以爲張貴妃治喪皇儀殿追冊
位號皆執中所建宜曰榮靈詔諡曰恭維曰責難於君
謂之恭執中何以得此議訖不行乞罷禮院以祕閣校
理通判涇州神宗封淮陽郡王穎王維皆爲記室參軍
王每事咨訪維悉心以對至拜起進趨之容皆陳其節
嘗與論天下事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
可有功名心王拱手稱善聞維引疾請郡上章留之時

禁中遣使泛至諸臣家爲王擇妃維上疏曰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今卜族授室宜歷選勲望之家謹擇淑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左右史闕英宗訪除授例執政曰用館閣久次及進士高第者帝曰第擇人不必專取高科執政以維對遂同修起居注侍通英講帝初免喪簡默不言維上疏曰邇英閣者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經則史可以博咨訪之義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今體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請執筆以俟進知制誥

知通進銀臺司御史呂誨等以濮議得罪維諫曰誨等
審議守職不過欲陛下盡如先王之法而止爾請追還
前詔令百官詳議以盡人情復誨等職任以全政體既
而責命不由門下維又言罷黜御史事關政體而不使
有司與聞紀綱之失無甚於此乞解銀臺司不從遂闔
門待罪有詔舉臺官二人維言呂誨范純仁有已試之
效願復其職翰林學士范鎮作批荅不合旨出補郡維
言鎮所失只在文字當涵容之前黜錢公輔中外以爲
太重連退二近臣而衆莫知其所謂自此誰敢盡忠者
頴王爲皇太子兼右庶子神宗卽位維進言百執事各

有職位當責任若代之行事最爲安體天下大事不可
猝爲人君設施自有先後因釋滕文公問孟子居喪之
禮推後世禮文之變以伸規諷帝皆嘉納除龍圖閣直
學士御史中丞王陶彈宰相韓琦爲跋扈罷爲翰林學
士維言中丞之言是宰相安得無罪若其非是安得止
罷臺職令爲學士是遷也參知政事吳奎論陶事出知
青州維言進退大臣不當如是詔遷奎官維又言執政
罷免則爲降黜今復遷官則爲褒進二者理難並行此
與王陶罷中丞而加學士何以異章上奎還就職維援
前言求去知汝州數月召兼侍講判太常寺初僖祖主

已遷及英宗祔廟中書以爲僖祖與稷契等不應毀其廟維言太祖戡定大亂子孫遵業爲宋太祖無可議者僖祖雖爲高祖然仰迹功業非有所因若以所事稷契事之懼有所未安宜如故便王安石方主初議持不行熙寧二年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明年爲御史中丞以兄絳在樞府力辭之安石亦惡其言保甲事復使爲開封始分置八廂決輕刑轂下清肅時吳充爲三司使帝曰維充以文學進及任煩劇而皆稱職可謂得人矣兼侍讀學士充羣牧使考試制舉人孔文仲對策入等以切直罷歸維言陛下毋謂文仲爲一賤士黜之何損臣

恐賢俊解體忠良結舌阿諛苟合者將窺隙而進爲禍
不細安石益惡之樞密使文彥博求去帝曰密院事劇
當除韓維佐卿明日維奏事殿中以言不用請郡帝曰
卿東宮舊人當留以輔政對曰使臣言得行賢於富貴
若緣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遂出知襄州改許州
七年二月召爲學士承旨入對帝曰天久不雨朕日夜
焦勞柰何維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
事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己廣求直言退又上疏
曰近畿內諸縣督索青苗錢甚急往往鞭撻取足至伐
桑爲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罹此苦若夫動甲兵危

士民匱財用於荒夷之地朝廷處之不疑行之甚銳至於蠲除租稅寬裕逋負以救愁苦之民則遲遲而不肯發望陛下奮自英斷行之過於養人猶愈過於殺人也上感悟卽命維草詔求直言其略曰意者聽納不得於理與獄訟非其情與賦斂失其節與忠言讜論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與詔出人情大悅有旨體量市易免行利病權罷方出保甲是日乃雨王安石罷會絳入相加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復知許州帝幸舊邸進資政殿學士曾鞏當制稱其純明亮直帝令改命詞維知帝意請提舉嵩山崇福宮帝崩赴臨闕庭宣仁

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爲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起知陳州未行召兼侍讀加大學士常言先帝以夏國主秉常廢故興問罪之師今旣復位有蕃臣禮宜還其故地因陳兵不可不息者三地不可不棄者五又言仁宗選建儲嗣一時忠勲皆被寵祿范鎮首開此議賞獨不及願褒顯其功鎮於是復起用元祐更役法命維詳定時四方書

疏多言其便維謂司馬光曰小人議論希意迎合不可不察成都轉運判官蔡矇附會定差維惡而劾之執政欲廢王安石新經義維以當與先儒之說並行論者服其平拜門下侍郎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王巖叟救之折簡密詢上官均語泄詔巖叟分析維曰臣下折簡聚談更相督責乃是相率爲善何害於理若瑣瑣責善懼於國事無益也維處東省踰年有忌之者密爲讒愬詔分司南京尚書右司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竊爲朝廷惜乃還大學士知鄧州兄絳爲之請改汝州久之以太子少傅致仕轉少師紹聖中坐元祐

宋史卷三十三 列傳
三
黨降左朝議大夫再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安置諸
子乞納官爵聽父里居哲宗覽奏惻然許之元符元年
以幸睿成宮復左朝議大夫是歲卒年八十二徽宗初
悉追復舊官

韓縝字玉汝登進士第簽書南京判官仁宗以水災求
直言縝上疏曰今國本未立無以繫天下心此陰盛陽
微之應詞極剴切劉沆薦其才命編修三班敕前此武
臣不執親喪縝建言三年之服古今通制晉襄衰墨從
戎事出一時遂著令自崇班以上聽持服爲殿中侍御
史參知政事孫抃持祿充位權陝西轉運副使薛向赴

闕樞密院輒畫旨除爲真劉永年以外戚除防禦使內
侍史志聰私役皇城親從纘皆極論之帝爲罷扞寢向
與永年之命而正志聰罪遷侍御史度支判官出爲兩
浙淮南轉運使移河北夏諒祚死子秉常嗣遣使求封
冊朝廷方責夏人不修職貢欲擇人詰其使纘適陞辭
神宗命之往纘至驛問罪使者引服迨夜奏上帝喜改
使陝西入知審官西院直舍人院以兄絳執政改集賢
殿修撰鹽鐵副使以天章閣待制知秦州嘗宴客夜歸
指使傅勅被酒誤隨入州宅與侍妾遇纘怒令軍校以
鐵裹杖箠殺之勅妻持血衣搗登聞鼓以訴坐落職分

司南京秦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玉汝其暴酷如此久之還待制知瀛州熙寧七年遼使蕭禧來議代北地界召纘館客遂報聘令持圖牒致遼主不克見而還知開封府禧再至復館之詔乘驛詣河東與禧分畫以分水嶺爲界復命賜襲衣金帶爲樞密都承旨還龍圖閣直學士元豐五年官制行易大中大夫同知樞密進知院事哲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首相蔡確與章惇謀誣東朝及確爲山陵使纘暴其姦狀由是東朝及外廷悉知之確使還欲以其屬高遵惠張璉韓宗文爲美官宣仁后以訪纘纘曰遵惠爲太后從父璉者中書

郎瑛之弟宗文臣姪也今擢用非次則是君臣各私其親何以示天下乃止元祐元年御史中丞劉摯諫官孫覺蘇轍王覲論縝才鄙望輕在先朝爲奉使割地六百里以遺契丹邊人怨之切骨不可使居相位章數十上罷爲觀文殿太學士知穎昌府移永興河南拜安武軍節度使知太原府易節奉寧軍請老爲西太一宮使以太子太保致仕紹聖四年卒年七十九贈司空諡曰莊敏縝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奉養世以比晉何曾云子宗武

宗武第進士韓忠彥鎮瀛州辟爲河間令值河溢增隄

護城吏率兵五百伐材近郊雖墓木亦不免父老遮道泣宗武入府白罷之徽宗卽位爲祕書丞因日食上疏言近世事有微漸而不可不察者五大臣不畏公論小臣趨利附下一也人主怠於政事威柄下移怨讟歸上二也左右無輔拂之士守邊無禦侮之臣三也開境土以速邊患耗賦財以弊民力四也歲穀不登倉庾空竭民人流亡盜賊數起五也根治朋黨追復私怨正士黜廢耆老殲亡旋起大獄害及善類文章號令衰於前世大河決溢饑饉荐臻執政大臣人懷異意排去舊怨以立新黨徒爲紛紛無憂國忘家之慮誠願躬攬權綱收

還威柄敷言奏功考察名實不以侍御之好鍾鼓之娛
爲樂仁祖惻怛至誠以收天下之心神宗厲精不息以
舉天下之事皆所宜法不報哲宗將祔廟中旨索省中
書畫甚急宗武言先帝祔廟陛下哀慕方深而丹青之
玩取索不已播之于外懼損聖德陛下踐祚如日初升
當講劇典訓開廣聖學好玩易志正古人所戒也疏入
皇太后見之怒曰是皆內侍數輩所爲爾欲盡加罰帝
委曲申救乃已明日太后對宰相獎歎令俟諫官員闕
卽用之尋除都官員外郎改開封府推官丐外爲淮南
轉運判官前使者貸上供錢禁庭遣使來索宗武奏其

狀詞極鯁切坐貶秩罷歸久之蔡京欲以知穎州帝語
祕書事京不敢復言遂致仕官累大中大夫年八十二
卒

論曰王偁曰昔袁安未嘗以贓罪鞠人史氏以其仁心
足以覃乎後昆韓億不悅擲人小過而君子知其後必
大皆盛德事也億有子位公府而行各有適絳適於同
維適於正纘適於嚴嗚呼維其賢哉

宋史卷三百十五

宋史卷三百十五考證

韓億傳職司一千石○東都事略作二千石

韓絳傳入內都知○都字下南北本俱空一格按文義無缺字

韓維傳今體制終畢○東都事略作禮制終畢按禮字爲是

史臣論王偁曰○臣人龍按此引東都事略之論東都

事略乃王稱所撰偁一作稱

宋史卷三百一十五考證

宋史卷三百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七十五

包拯 吳奎

趙抃

子帆

唐介

子淑問

義問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也始舉進士除大理評事出知建昌縣以父母皆老辭不就得監和州稅父母又不欲行拯卽解官歸養後數年親繼亡拯廬墓終喪猶徘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數來勸勉久之赴調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爲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徙知

端州遷殿中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
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尋拜監察
御史裏行改監察御史時張堯佐除節度宣撫兩使右
司諫張擇行唐介與拯共論之語甚切又嘗建言曰國
家歲賂契丹非禦戎之策宜練兵選將務實邊備又請
重門下封駁之制及廢錮賊吏選守宰行考試補蔭弟
子之法當時諸道轉運加按察使其奏劾官更多撫細
故務苛察相高尚吏不自安拯於是請罷按察使去使
契丹契丹令典客謂拯曰雄州新開便門乃欲誘我叛
人以刺疆事耶拯曰涿州亦嘗開門矣刺疆事何必開

便門哉其人遂無以對歷三司戶部判官出爲京東轉運使改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徙陝西又徙河北入爲三司戶部副使秦隴斜谷務造船材木率課取於民又七州出賦河橋竹索恒數十萬拯皆奏罷之契丹聚兵近塞邊郡稍警命拯往河北調發軍食拯曰漳河沃壤人不得耕邢洛趙三州民田萬五千頃率用牧馬請悉以賦民從之解州鹽法率病民拯往經度之請一切通商販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數論斥權倖大臣請罷一切內除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願置之坐右以爲龜鑒又上言天子當明聽納辨朋黨惜人才不主

先入之說凡七事請去刻薄抑僥倖正刑明禁戒興作
禁妖妄朝廷多施行之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
使嘗建議無事時徙兵內地不報至是請罷河北屯兵
分之河南兗鄆齊濮曹濟諸郡設有警無後期之憂借
曰戍兵不可遽減請訓練義勇少給糒糧每歲之費不
當屯兵一月之用一州之賦則所給者多矣不報徙知
瀛州諸州以公錢貿易積歲所負十餘萬悉奏除之以
喪子乞便郡知揚州徙廬州遷刑部郎中坐失保任左
授兵部員外郎知池州復官徙江寧府召權知開封府
遷右司郎中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聞者皆

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吏不敢欺中官勢族築園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適京師大水拯乃悉毀去或持地券自言有僞增步數者皆審驗劾奏之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陛下持久不決何也仁宗曰卿欲誰立拯曰臣不才備位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請裁抑內侍減節冗費條責諸路

監司御史府得自舉屬官減一歲休暇日事皆施行張
方平爲三司使坐買豪民產拯劾奏罷之而宋祁代方
平拯又論之祁罷而拯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歐陽
脩言拯所謂牽牛蹊田而奪之牛罰已重矣又貪其富
不亦甚乎拯因家居避命久之乃出其在三司凡諸筦
庫供上物舊皆科率外郡積以困民拯特爲置場和市
民得無擾吏負錢帛多縲繫間輒逃去并械其妻子者
類皆釋之遷給事中爲三司使數日拜樞密副使頃之
遷禮部侍郎辭不受尋以疾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
諡孝肅拯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

不推以忠恕也與人不苟合不僞辭色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初有子名纒娶崔氏通判潭州卒崔守死不更嫁拯嘗出其媵在父母家生子崔密撫其母使謹視之纒死後取媵子歸名曰纒有奏議十五卷

吳奎字長文濰州北海人性強記於書無所不讀舉五經至大理丞監京東排岸慶曆宿衛之變奎上疏曰涉春以來連陰不解洪範所謂皇之不極時則有下伐上

者今衛士之變起於肘腋流傳四方驚駭羣聽聞皇城司官六人其五已受責獨楊懷敏尚留人謂陛下私近幸而屈公法且獲賊之際傳令勿殺而左右輒屠之此必其黨欲以滅口不然何以不奉詔遂乞召對面論仁宗深器之再遷殿中丞策賢良方正入等擢太常博士通判陳州入爲右司諫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每進言惟勸帝禁東左右姦倖內東門闌得賂遺物下吏研治而開封用內降釋之奎劾尹魏瓘出瓘越州彭思永論事詔詰所從受奎言御史法許風聞若窮核主名則後誰敢來告以事是自塗其耳目也上爲罷不問郭承祐

張堯佐爲宣徽使奎連疏其不當承祐罷使出堯佐河中皇祐中頗多災異奎極言其徵曰今冬令反煥春候反寒太陽虧明五星失度水旱作沴饑饉荐臻此天道之不順也自東徂西地震爲患大河橫流堆阜或出此地道之不順也邪曲害政陰柔蔽明羣小紛爭衆情壅塞西北貳敵求欲無厭此人事之不和也夫帝王之美莫大於進賢退不肖今天下皆謂之賢陛下知之而不能進天下皆謂之不肖陛下知之而不能退內寵驕恣近習回撓陰盛如此寧不致大異乎又十數年來下令及所行事或有名而無實或始是而終非或橫議所移

或姦謀所破故羣臣百姓多不甚信以謂陛下言之雖切而不能行行之雖銳而不能久臣願謹守前詔堅如金石或敢私撓必加之罪毋爲人所測度而取輕於天下唐介論文彥博指奎爲黨出知密州加直集賢院徙兩浙轉運使入判登聞檢院同脩起居注知制誥奉使契丹會其主加稱號要入賀奎以使事有職不爲往歸遇契丹使於塗契丹以金冠爲重紗冠次之故事使者相見其衣服重輕必相當至是使者服紗冠而要奎盛服奎殺其儀以見坐是出知壽州至和三年大水詔中外言得失奎上疏曰陛下在位二十四年而儲嗣未立

在禮大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以昭穆言則太祖太宗之曾孫所宜建立以繫四海之望俟有皇子則退之而優其禮於宗室誰曰不然陛下勿聽姦人邪謀以誤大事若倉卒之際柄有所歸書之史冊爲萬世歎憤臣不願以聖明之資當危亡之比此事不宜優游願蚤裁定定之不速致宗祀無本鬱結羣望推之咎罰無大于此帝感其言拜翰林學士權開封府奎達於從政應事敏捷吏不敢欺富人孫氏辜權財利負其息者至評取物產及婦女奎發孫宿惡徙其兄弟於淮閩豪猾畏歛居三月治聲赫然除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以親辭改

鄆州復還翰林拜樞密副使治平中丁父憂居喪毀瘠廬於墓側歲時潔嚴祭祀不爲浮屠事神宗初立奎適終制以故職還朝踰月叅知政事時已召王安石辭不至帝顧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頗以爲不恭今又不至果病耶有所要耶曾公亮曰安石文學器業不敢爲欺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郡牧見其護短自用所爲迂闊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乃命知江寧奎嘗進言陛下在推誠應天天意無他合人心而已若以至誠格物物莫不以至誠應則和氣之感自然而致今民力困極國用窘乏必俟順成乃可及他事帝王所職惟在於

判正邪使君子常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
帝因言堯時四凶猶在朝奎曰四凶雖在不能惑堯之
聰明聖人以天下爲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但不可使
居要近地爾帝然之御史中丞王陶以論文德不押班
事詆韓琦奎狀其過詔除陶翰林學士奎執不可陶又
疏奎阿附陶旣出奎亦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司馬
光諫曰奎名望清重今爲陶絀奎恐大臣皆不自安各
求引去陛下新卽位於四方觀聽非宜帝乃召奎歸中
書及琦罷相竟出知青州明年堯年五十八贈兵部尚
書諡曰文肅奎喜獎廉善有所知輒言之言之不從不

止也少時甚貧既通貴買田爲義莊以賙族黨朋友沒之日家無餘資諸子至無屋以居當時稱之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進士及第爲武安軍節度推官人有赦前僞造印更赦而用者法吏當以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不當死讞而生之知崇安海陵江原三縣通判泗州濠守給士卒廩賜不如法聲欲變守懼日未入輒閉門不出轉運使檄抃攝治之抃至從容如平時州以無事翰林學士曾公亮未之識薦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遏

而絕之君子不幸註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溫成
皇后之喪劉沆以叅知政事監護及爲相領事如初抃
論其當罷以全國體又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
過失宣徽使王拱辰平生所爲及奉使不法樞密使王
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吳充鞠真卿刁約
以治禮院吏馬遵呂景初吳中復以論梁適相繼被逐
抃言其故悉召還呂溱蔡襄吳奎韓絳旣出守歐陽脩
賈黯復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侍從之賢
如脩輩無幾今皆欲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
傷之者衆耳脩黯由是得留一時名臣賴以安焉請知

睦州移梓州路轉運使改益州蜀地遠民弱吏肆爲不法州郡公相餽餉拊以身帥之蜀風爲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拊行部無不至父老喜相慰姦吏竦服召爲右司諫內侍鄧保信引退兵董吉燒煉禁中拊引文成五利鄭注爲比力論之陳升之副樞密拊與唐介呂誨范師道言升之姦邪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升之去位拊與言者亦罷出知虔州虔素難治拊御之嚴而不苛召戒諸縣令使人自爲治令皆喜爭盡力獄以屢空嶺外仕者死多無以爲歸拊造舟百艘移告諸郡曰仕宦之家有不能歸者皆於我乎出於是

至者相繼悉授以舟并給其道里費召爲侍御史知雜事改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故相守魏抃將按視府庫昌朝使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藏者恐事無比若何抃曰舍是則他郡不服竟往焉昌朝不悅初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能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抃被旨督之奏言河朔頻歲豐故應募者少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獲免而募亦隨足昌朝始愧服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以寬爲治抃向使蜀日有聚爲妖祀者治以峻法及是復有此獄皆謂不免抃察其亡他曰是特酒食過耳刑首惡而釋

餘人蜀民大悅會榮諍除轉運使英宗諭諍曰趙抃爲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立召知諫院故事近臣還自成
都者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爲諫官大臣以爲疑帝曰吾
賴其言耳苟欲用之無傷也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
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擢叅知政
事抃感顧知遇朝政有未協者必密啓聞帝手詔褒答
王安石用事抃屢斥其不便韓琦上疏極論青苗法帝
語執政令罷之時安石家居求去抃曰新法皆安石所
建不若俟其出旣出安石持之愈堅抃大悔恨卽上言
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輩騷動天下安石強辯自用

詆天下公論以爲流俗違衆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爲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乞去位拜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改青州時京東旱蝗青獨多麥蝗來及境遇風退飛盡墮水死成都以戍卒爲憂遂以大學士復知成都召見勞之曰前此未有自政府往者能爲朕行乎對曰陛下有言卽法也奚例之問因乞以便宜從事既至蜀治益尚寬有卒長立堂下呼諭之

曰吾與汝年相若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謹畏戢以率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爲室家計可也人喜轉相告莫敢爲惡蜀郡晏然劔州民私作僧度牒或以爲謀逆告拊不畀獄吏以意決之悉從輕比謗者謂其縱逾黨朝廷取具獄閱之皆與法合茂州夷剽境上懼討乞降乃縛奴將殺之取血以受盟拊使易用牲皆謹呼聽命乞歸知越州吳越大饑疫死者過半拊盡揀荒之術療病埋死而生者以全下令脩城使得食其力復徙杭以太子少保致仕而官其子岷提舉兩浙常平以便養岷奉拊遍遊諸名山吳人以爲榮元豐七

年薨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諡曰清獻抃長厚清脩人
不見其喜愠平生不治貲業不畜聲伎嫁兄弟之女十
數他孤女二十餘人施德惇貧蓋不可勝數日所爲事
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則不敢爲也其爲
政善因俗施設猛寬不同在虔與成都尤爲世所稱道
神宗每詔二郡守必以抃爲言要之以惠利爲本晚學
道有得將終與抃訣詞氣不亂安坐而沒宰相韓琦嘗
稱抃真世人標表蓋以爲不可及云

岬字景仁由蔭登第通判江州改溫州代還得見時抃
已謝事神宗命爲太僕丞擢監察御史以父老請外提

舉兩浙常平元祐中復爲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
不敢援置親黨於要塗子弟多處筦庫甚者不使應科
舉與寒士爭進自王安石柄國持內舉不避親之說始
以子雱列侍從由是循習爲常資望淺者或居事權繁
重之地無出身者或預文字清切之職今宜杜絕其源
又言臺諫之臣或稍遷其位而陰奪言責或略行其言
而退與善地或兩全並立苟從講解或置而不問外示
包容使忠鯁之士蒙羞難退皆朝廷所宜深察也傅堯
俞王巖叟梁燾孫升以事去岷言諸人才能學術爲世
推稱忠言嘉謨見於已試宜悉召還朝所言皆切時務

避執政親嫌改都官員外郎出提點京東刑獄元符中
歷鴻臚太僕少卿曾布知樞密院將白爲都承旨蔡卞
撫其救傅堯俞事遂不用未幾卒初抃廬母墓三年縣
榜其里曰孝弟處士孫侔爲作孝子傳及岷執父喪而
甘露降墓木岷卒子雲又以毀死人稱其世孝

唐介字子方江陵人父拱卒漳州人知其貧合錢以
贖介年尚幼謝不取擢第爲武陵尉調平江令民李氏
貧而吝吏有求不厭誣爲殺人祭鬼岳守捕其家無少
長楚掠不肯承更屬介訊之無他驗守怒白于朝遣御
史方偕徙獄別鞫之其究與介同守以下得罪偕受賞

介未嘗自言知莫州任邱縣當遼使往來道驛吏以誅索破家爲苦介坐驛門令曰非法所應給一切勿與稍毀吾什器者必執之皆帖伏以去沿邊塘水歲溢害民田中人楊懷敏主之欲割邑西十一村地豬漲潦介築堤闌之民以爲利通判德州轉運使崔嶧取庫絹配民而重其估介留牒不下且移安撫司責數之嶧怒數馳檄按詰介不爲動旣而果不能行入爲監察御史裏行轉殿中侍御史啓聖院造龍鳳車內出珠玉爲之飾介言此太宗神御所在不可喧瀆後宮奇靡之器不宜過制詔亟毀去張堯佐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介

與包拯吳奎等力爭之又請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庭
論奪其二使無何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
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不可但已也而同列依違
介獨抗言之仁宗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宰相文
彥博守蜀日造間金奇錦緣闈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
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吳奎
表裏觀望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言將遠竄介
徐讀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
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謂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
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時彥博在前介責之曰彥

博宜自省卽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脩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貶春州別駕王舉正言以爲太重帝旋悟明日取其疏入改置英州而罷彥博相吳奎亦出又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梅堯臣李師中皆賦詩激美由是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敢名數月起監郴州稅通判潭州知復州召爲殿中侍御史遣使賜告趣詣闕下入對帝勞之曰卿遷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介頓首謝言事益無所顧他日請曰臣旣任言責言之不行將固爭爭之重以累陛下

願得解職換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爲開封府判官出
知揚州徙江東轉運使御史吳中復言介不宜久居外
文彥博再當國奏介向所言誠中臣病願如中復言然
但徙河東久之入爲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
院帝自至和後臨朝淵默介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爲
理願時延羣下發德音可否萬幾以幸天下又論宮禁
干丐恩澤出命不由中書宜有以抑絕賜予嬪御之費
多先朝時十數倍日加無窮宜有所廢損監司薦舉多
得文法小吏請令精擇端良敦朴之士毋使與儉薄者
同進諸路走馬承受凌擾郡縣可罷勿遣以權歸監司

克國公主夜開禁門宜劾宿衛主吏以嚴宮省帝悉開
納之御史中丞韓絳劾宰相富弼弼家居求罷絳亦待
罪介與王陶論絳以危法中傷大臣絳罷介嫌於右宰
相請外以知荆南敕過門下知銀臺司何郟封還之留
權開封府旋以論罷陳升之亦出知洪州加龍圖閣直
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樞密直學士知瀛州治平元年召
爲御史中丞英宗謂曰卿在先朝有直聲故用卿非繇
左右言也介曰臣無狀陛下過聽願獻愚忠自古欲治
之主亦非求絕世俗之術要在順人情而已祖宗遺德
餘烈在人未遠願覽已成之業以爲監則天下蒙福矣

明年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帝曰朕視河東不在中
執法下暫煩卿往耳夏人數擾代州邊多築堡境上介
遣兵悉撤之移諭以利害遂不敢動神宗立以三司使
召熙寧元年拜叅知政事先時宰相省閱所進文書於
待漏舍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文書
弗與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爲常帝
欲用王安石公亮因薦之介言其難大任帝曰文學不
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對曰安石好學
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爲政必多所變更退謂公亮
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中書嘗進除

目數日不決帝曰當問王安石介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卽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於翰林學士臣近每聞宣諭某事問安石可卽行之不可不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恐非信任大臣之體也必以臣爲不才願先罷免安石旣執政奏言中書處分割子皆稱聖旨不中理者十八九宜止令中書出牒帝愕然介曰昔寇準用劄子遷馮拯官不當拯訴之太宗謂前代中書用堂牒乃權臣假此爲威福太祖時以堂帖重於敕命遂削去之今復用劄子何異堂牒張洎因言廢劄子則中書行事別無公式太宗曰大事則降敕其當用劄子亦須奏裁此

所以稱聖旨也如安石言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使輔臣皆忠賢猶爲擅命苟非其人豈不害國帝以爲然乃止介自是數與安石爭論安石強辯而帝主其說介不勝憤疽發于背薨年六十介爲人簡伉以敢言見憚每言官缺衆皆望介處之觀其風采神宗謂其先朝遺直故大用之然居政府遭時有爲而扼於安石少所建明聲名減於諫官御史時比疾亟帝臨問流涕復幸其第弔哭以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賜其家贈禮部尚書諡曰質肅子淑問義問孫恕

淑問字士憲第進士至殿中丞神宗以其家世擢監察

御史裏行諭以謹家法務大體淑問見帝初卽位銳於
治因言中旨數下一出特斷當謹出納別枉直使命令
必行今詔書求直言而久無所施用必欲屈羣策以起
治道願行其言初詔侍臣講讀淑問言王者之學不必
分章句飾文辭稽古聖人治天下之道歷代致興亡之
由延登正人博訪世務以求合先王則天下幸甚河北
饑流人就食京師官振廩給食來者不止淑問曰出粟
不繼是誘之失業而就死地也條三策上之滕甫爲中
丞淑問力數其短帝以爲邀名乃詔避其父三司使出
通判復州久之知真州提點湖北刑獄言新法不便乞

解使事黜知信陽軍以病免數年起知宣州徙湖州入
爲吏部員外郎又引疾求外帝以爲避事降監撫州酒
稅哲宗立司馬光薦其行已有耻難進召爲左司諫以
病致仕數月卒

義問字士宣善文辭鎖廳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祕閣父
介引嫌罷之熙寧中辟京西轉運司管勾文字神宗覽
本道章奏知義問所爲以其名訪輔臣因黃好謙領使
事諭之曰唐義問風力強敏行且用矣可面詔之尋以
爲司農管當公事方行手實法所在騷然義問言今造
簿甫二歲民不堪命不宜復改爲從曾孝寬使河東還

奏事記利害綱目於笏帝取而熟視之歷舉以問應析如流帝喜曰欲見卿非今日也擢湖南轉運判官一路敷免役錢又分戶五等儲其羨爲別賦號家力錢義問奏除之移使京西文彥博守西都義問求罷去彥博告以再入相時嘗薦其父晚同爲執政相得甚驩故義問乃止時陝西大舉兵多亡卒所至成聚義問請令詣官自陳給券續食人以爲便會有不悅之者免歸元祐中起知齊州提點京東刑獄河北轉運副使屬邑尉因捕盜誤遺火盜逸去民家被焚訟尉故縱火郡守執尉押使服義問辨出之方旱而雨用彥博薦加集賢脩撰帥

荆南請廢渠陽諸砦蠻楊晟秀斷之以叛卽拜湖北轉運使討降之復砦爲州進直龍圖閣以集賢殿脩撰知廣州章惇秉政治棄渠陽罪貶舒州團練副使後七年復故官知穎昌府卒

恕崇寧初爲華陽令以不能奉行茶法忤使者謝病免歸其弟意方爲南陵令亦以病自免兄弟杜門躬耕恕尋以宣教郎致仕靖康元年御史中丞許翰言其高行詔起爲監察御史意亦以宰相吳敏薦召對而貧不能行竟餓死江陵山中

論曰拯爲開封其政嚴明人到于今稱之而不尚苛刻

推本忠厚非孔子所謂剛者乎奎博學清重君子人也
抃所至善治民思不忘猶古遺愛介敢言聲動天下斯
古遺直也夫聽諫者明君所難以唐文皇猶弗終於魏
徵觀四臣面諍鯁吭逆心或不能堪而仁宗容之無咈
誠盛德之主哉岷世孝淑問難進義問強敏恕高行不
隕家聲有足美云

宋史卷三百十六

宋史卷三百十六考證

吳奎傳不爲往○監本作爲不往從南本及東都事略
改

趙抃傳陛下有言○監本作自言今從南本

在虔與成都○南北本虔俱作處臣蒲封按抃論陳升

之出知虔州今從東都事略改虔

唐介傳知莫州任邱縣○莫應作鄭

梁適叱介使下殿修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貶春州別

駕王舉正言以爲太重○臣宗楷按東都事略樞密

副使梁適叱介下殿無蔡襄趨救事又云卽貶介春

州別駕御史中丞王舉正修起居注蔡襄皆言貶介
太重則與宋史小異

宋史卷三百十六考證

宋史卷三百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七十六

邵亢

從父必

馮京

錢惟演

從弟易易子彥遠明逸諸孫景謙總卽

邵亢字興宗丹陽人幼聰發過人方十歲日誦書五千言賦詩豪縱鄉先生見者皆驚偉之再試開封當第一以賦失韻弗取范仲淹舉亢茂才異等時布衣被召者十四人試崇政殿獨亢策入等除建康軍節度推官或言所對策字少不應式宰相張士遜與之姻家故得預選遂報罷而士遜子實娶它邵與亢同姓耳士遜旣不

能與直亢亦不自言趙元昊叛亢言用兵在於擇將今天下久不知戰而所任多儒臣未必能應變武人得長一軍又已老詎能身先矢石哉間起故家恩倖子弟彼安識攻守之計况將與卒素不相附又亡堅甲利兵之禦此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之機固已形矣因獻兵說十篇召試祕閣授潁州團練推官晏殊爲首一以事誘之民稅舊輸陳蔡轉運使又欲覆折緡錢且多取之亢言民之移輸勞費已甚方仍歲水旱又從而加取無乃不可乎遂止入爲國子監直講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張貴妃薨立園陵禁京城樂一月亢累疏罷之進集

賢校理仁宗繼嗣未立亢言國之外患在邊圉然禦之
之術不過羈縻勿絕而已內患則不然繫社稷之安危
不可不蚤定也提點開封縣鎮公事比有縱火者一不
獲則主吏坐罪民或自燔其居以中吏亢請非延及旁
舍者雖失捕得勿坐徒爲府推官改度支判官契丹遣
使賀乾元節未至仁宗崩議者謂宜卻或欲俟其及國
門而諭使之還亢請令奉書至樞前使見嗣君從之選
爲穎王府翊善加直史館召對羣玉殿英宗訪以世事
稱之曰學士真國器也擢同脩起居注建言陛下初政
欲治國者先齊家穎王且授室願采用古昏禮公主下

降不宜厭舅姑之尊帝深納之他日諭王曰以翊善端直朴厚輟爲諫官矣王出道帝語遂以知制誥知諫院東宮建爲右庶子神宗立遷龍圖閣直學士有譖之者曰先帝大漸時亢嘗建垂簾之議御史吳申卽論之帝知其妄置不問亢自訴曰方先帝不豫羣臣莫得進見臣無由面陳必有章奏乞索之禁中若得之臣當伏誅不然則讒臣者豈宜但已願下獄考實帝不許時待制以上爲帥守每他徙必遷職秩亢請未滿兩歲者勿推恩王陶劾韓琦吳奎與之辨亢詆奎所言顛倒失大臣體蓋欲併撼琦琦與奎竟同日去進樞密直學士知開

封府亢遇事敏密吏操辭牘至前皆反覆閱之人或以爲勞亢曰決是非於須臾正當爾初雖煩後乃省也籍里閩惡年少與吏之廢停者一有所犯皆遷處之畿下鬪訟爲之衰止拜樞密副使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朝廷謀西討亢曰天下財力殫屈未宜用兵唯當降意撫納俟不順命則師出有名矣因條上其事詔報之曰中國民力大事也兵興之後不無狴率人心一搖安危所係今動自我始先違信誓契丹聞之將不期而自合茲朕所深憂者當悉如卿計未幾夏主諒祚死國人執殺定者來請和或欲乘此更取塞門地亢以爲幸人之

喪非義也乃止亢在樞密踰年無大補益帝頗厭之嘗與諫官孫覺言欲以陳升之代亢而使守長安覺遽劾亢薦升之帝怒其希指黜覺亢亦引疾辭以資政殿學士知越州歷鄭鄆亳三州薨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卽其鄉賜以居宅諡曰安簡從父必

必字不疑舉進士爲上元主簿國子監立石經必善篆隸召充直講選爲唐書編脩官必以史出衆手非古人撰述之體辭不就進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天子且親祠執事者習禮壇下必言周官大宗伯凡王之禱祠肆儀爲位鄭康成釋云若今肆司徒府古禮如此今卽

祠所習之爲不敬乃徙於尚書省張貴妃受冊禮官議命婦入賀儀未決或曰妃爲脩媛時命婦已不敢亢禮況今日乎必曰宮省事祕不可知旣下有司議惟有外一品南省上事百官班見之儀然禮無不答衆議乃定出知常州召爲開封府推官坐在常州日杖人至死責監邵武稅然杖者實不死久之知高郵軍提點淮南刑獄爲京西轉運使必居官震厲風采始至郡惟一赴宴集行部但一受酒食之餽以爲數會聚則人情狎多受餽則不能行事非使者體也入脩起居注知制誥雄州種木道上契丹遣人夜伐去又數漁界河中事聞命必

往使必以理折契丹屈之還知諫院編仁宗御集成遷
寶文閣直學士權三司使加龍圖閣學士知成都卒於
道年六十四遣中使護其喪歸

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少雋邁不羣舉進士自卿舉
禮部以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負宮掖勢
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之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
中持酒殺來直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出守將
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還直集賢院判吏部南曹同
脩起居注吳充以論溫成皇后追冊事出知高郵京疏
充言是不當黜劉沆請併斥京仁宗曰京亦何罪但解

其記注旋復之試知制誥避婦父富弼當國嫌拜龍圖閣待制知揚州改江寧府以翰林侍讀學士召還糾察在京刑獄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數月不詣丞相府韓琦語弼以京爲傲弼使往見琦京曰公爲宰相從官不妄造請乃所以爲公重非傲也出安撫陝西請城古渭通西羌唃氏畀木征官以斷夏人右臂除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神宗立復爲翰林學士改御史中丞王安石爲政京論其更張失當累數千百言安石指爲邪說請黜之帝以爲可用擢樞密副使河東麟府豐三州城壘兵械不治官吏皆受譴京以先帥本道上章自劾曰使

諸路帥臣知其雖一時脫去後能僥竊名位者猶必行法將不敢復媮惰曠職優詔不聽進叅知政事數與安石論辨又薦劉攽蘇軾掌外制安石令保甲養馬京謂必不可行會選人鄭俠上書言時政薦京可相呂惠卿因是譖京與俠通罷知亳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知渭州茂州夷叛徙知成都府蕃部何丹方寇雞綜關聞京兵至請降議者遂欲蕩其巢窟京請于朝爲禁侵掠給稼器餉糧食使之歸夷人喜爭出犬豕割血受盟願世世爲漢藩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曰勿令齊年知齊年謂京也與安石同年生帝以安石爲欺復召京知

樞密院京以疾未至帝中夕呼左右語曰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意乃賜京詔有渴想儀刑不忘夢寐之語及入見首以所夢告焉頃之以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哲宗卽位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又改鎮彰德於是范祖禹言京再執政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爲呂惠卿所傾其中立不倚之操爲先帝稱挹且昭陵學士獨京一人存若付以樞密必允公論時京已老乃以爲中太一宮使兼侍講改宣徽南院使拜太子少師致仕紹聖元年薨年七十四帝臨奠于第贈司徒諡曰文簡始京鄉居受恩通判南宮成迨貴以郊恩官其子嘗過外兄朱适

出侍妾詢知爲同年進士妻亟請而嫁之其爲郡守諸縣公事至卽歷究之苟與縣牘合而處斷麗於法者呼法吏決罪不以付獄報下捷疾一無壅滯人服其敏云錢惟演字希聖吳越王俶之子也少補牙門將從俶歸朝爲右屯衛將軍歷右神武軍將軍博學能文辭召試學士院以笏起草立就真宗稱善改太僕少卿獻咸平聖政錄命直祕閣預脩冊府元龜詔與楊億分爲之序除尚書司封郎中知制誥再遷給事中知審官院大中祥符八年爲翰林學士坐私謁事罷之尋遷尚書工部侍郎再爲學士會靈觀副使又坐貢舉失實降給事中

復工部侍郎擢樞密副使會靈觀使兼太子賓客更領
祥源觀累遷工部尚書仁宗卽位進兵部王曾爲相以
惟演嘗位會上因拜樞密使故事樞密使必加檢校官
惟演止以尚書充使有司之失也初惟演見丁謂權盛
附之與爲婚謂逐寇準惟演與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
獨刊去準名曰逆準削而不書謂禍旣萌惟演慮并得
罪遂擠謂以自解宰相馮拯惡其爲人因言惟演以妹
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請出之乃罷爲鎮國
軍節度觀察留後卽日改保大軍節度使知河陽踰年
請入朝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未卽行冀復用

詔章得象等覆議以惟演無貪贖狀而晚節率職自新
有惶懼可憐之意取諡法追悔前過曰思改諡曰思慶
曆間二太后始升祔真宗廟室子駿復訴前議乃改諡
曰文僖惟演出于勲貴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
下於書無所不讀家儲文籍侔祕府尤喜獎厲後進初
真宗諡號稱文惟演曰真宗幸澶淵禦契丹盟而服之
宜兼諡武下有司議乃加諡武定所著典故懿集三十卷
又著金坡遺事飛白書紋錄逢辰錄奉藩書事惟演嘗
語人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上押字爾蓋未
嘗歷中書故也子駿晦暄從弟易晦字明叔以大理評

事娶獻穆大長公主女累遷東上閣門使貴州團練使
王守忠領兩使留後移閣門定朝立燕坐位晦因言天
子大朝會令宦者齒士大夫坐殿上必爲外夷所咲守
忠更欲以禮服進酒晦又以爲不可勾當三班院羣牧
都監授忠州防禦使知河中府帝因戒曰陝西方罷兵
民困久矣卿爲朕愛撫毋縱酒樂使人呼爲貴戚子弟
也晦頓首謝改潁州防禦使爲秦鳳路馬步軍總管復
還三班院同提舉集禧觀歷霸州防禦使爲羣牧副使
卒暄字載陽以父蔭累官駕部郎中知撫州移台州台
城惡地下秋潦暴集輒圯溺人多卽山爲居暄爲增治

城堞壘石爲臺作大隄扞之進少府監權鹽鐵副使暄
鈎考諸路逋租兩浙轉運使負課當坐暄上言浙部仍
歲饑故租賦不登籍今使者獲罪必亟斂於民民不堪
矣神宗卽詔釋之官制行爲光祿卿出知鄆州拜寶文
閣待制卒子景臻尚秦魯國大長公主景臻子忱在外
戚傳

易字希白始父侖嗣吳越王爲大將胡進思所廢而立
其弟俶俶歸朝羣從悉補官易與兄昆不見錄遂刻志
讀書昆字裕之舉進士爲治寬簡便民能詩善草隸書
累官右諫議大夫以祕書監于家易年十七舉進士試

崇政殿三篇日未中而就言者惡其輕俊特罷之然自此以才藻知名太宗嘗與蘇易簡論唐世文人歎時無李白易簡曰今進士錢易爲歌詩殆不下白太宗驚喜曰誠然吾當自布衣召置翰林值盜起劔南遂寢真宗在東宮圖山水扇會易作歌賞愛之易再舉進士就開封府試第二自謂當第一爲有司所屈乃上書言試朽索之馭六馬賦意涉譏諷真宗惡其無行降第三明年第二人中第補濠州團練推官召試中書改光祿寺丞通判蘄州奏疏曰堯放四罪而不言殺彼四者之凶尚惡言殺非堯仁之至乎古之肉刑者劓椽黥刖皆非死

尚以爲虐近代以來斷人手足鉤背烙筋身見白骨而猶視息四體分落乃方絕命以此示人非平世事也今四方長吏競爲殘暴婺州先斷賊手足然後斬之以聞壽州巡檢使磔賊於闌闌之中其旁猶有盜物者使嚴刑可誡於衆則秦之天下無叛民矣臣以謂非法之刑非所以助治惟陛下除之帝嘉納其言景德中舉賢良方正科策入等除祕書丞通判信州東封泰山獻殊祥錄改太常博士直集賢院祀汾陰幸亳州命修車駕所過圖經獻宋雅一篇遷尚書祠部員外郎坐發國子監諸科非其人降監潁州稅數月召還久之判三司磨勘

司上言官物在籍而三司移文釐正或其數細微輒歷
年不得報徒擾州縣自今官錢百穀斗帛二尺以下非
欺給者除之真宗雅眷詞臣其典掌誥命皆躬自東掖
擢知制誥判登聞鼓院糾察在京刑獄累遷左司郎中
爲翰林學士傑直未滿卒仁宗憐之召其妻盛氏至禁
中賜以冠帔易才學贍敏過人數千百言援筆立就又
善尋尺大書行草及喜觀佛書嘗校道藏經著殺生戒
有金閨瀛州西垣制集一百五十卷青雲總錄青雲新
錄南部新書洞微志一百三十卷子彥遠明逸相繼皆
以賢良方正應詔宋興以來父子兄弟制策登科者錢

氏一家而已

彥遠字子高以父蔭補太廟齋郎累遷大理寺丞舉進士第以殿中丞爲御史臺推直官通判明州遷太常博士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擢尚書祠部員外郎知潤州上疏曰陛下卽位以來內無聲色之娛外無畋漁之樂而前歲地震雄霸滄登旁及荆湖幅員數千里雖往昔定襄之異未甚於此今復大旱人心嗷嗷天其或者以陛下備寇之術未至牧民之吏未良天下之民未安故出譴告以示之苟能順天之戒增修德業宗社之福也今契丹據山後諸鎮元昊盜靈武銀夏衣冠車服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子女玉帛莫不有之往時元昊內冠出入五載天下騷
然及納款賜命則被邊長吏不復銓擇高冠大裾耻言
軍旅一日契丹負恩乘利入塞豈特元昊之比耶湖廣
蠻獠劫掠生民調發督斂軍須百出三年于今未聞分
寸之效惟陛下念此三方之急講長久之計以上答天
戒時旱蝗民乏食彥遠發常平倉賑救之部使者詰其
專且摧價彥遠不爲屈召爲右司諫請勿數赦擇牧守
增奉入以養廉吏息土木以省功費遷起居舍人直集
賢院知諫院會諸路奏大水彥遠言陰氣過盛在五行
傳下有謀上之象請嚴宮省宿衛未幾有挾刃犯譖門

者特賜五品服又上疏曰農爲國家急務所以順天養財禦水旱制蠻夷之原本也唐開元戶八百九十餘萬而墾田一千四百三十餘萬頃今國家戶七百三十餘萬而墾田一百一十五萬餘頃其間逃廢之田不下三十餘萬是田疇不闢而游手者多也勸課其可不興乎本朝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皆帶勸農之職而徒有虛文無勸導之實宜置勸農司以知州爲長官通判爲佐舉清強幕職州縣官爲判官先以墾田頃畝及戶口數屋塘山澤溝洫桑柘著之於籍然後設法勸課除害興利歲終農隙轉運司考校之第其賞罰楊懷敏妄

言契丹主宗真死乃除入內副都知內侍黎用信以罪竄海島赦歸遽得環衛官致仕許懷德慎鏞高年未謝事揚景宗郭承祐闕冗小人宜廢不用歷舉劾之多見聽納彥遠性豪邁其任言職數有建明卒于官

明逸字子飛繇殿中丞策制科轉太常博士爲呂夷簡所知擢右正言首劾范仲淹富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乞早罷免使姦詐不敢效尤忠實得以自立疏奏二人皆罷其夕杜衍亦免相明逸蓋希章得象陳執中意也石元孫與夏人戰沒以死事褒贈旣而生歸朝廷釋不問明逸請正其僨軍之罪乃竄之

遠方而奪其恩進同脩起居注知制誥擢知諫院爲翰林學士自登科至是纔五年加史館脩撰知開封府妄人冷青自稱皇子捕至府明逸方正坐青叱曰明逸安得不起明逸爲起坐尹京無威望又獄吏榜婦人鄼氏墮足死罷爲龍圖閣學士知蔡州歷揚青鄆曹州應天府還判流內銓知通進銀臺司復出知成德軍滑州加端明殿學士知秦州先是于闐入貢道邈川鳴嘶羅留不遣會其妻亡前帥張方平請因而卹之且誘其般次入貢詔賻絹千匹明逸言朝廷撫喃氏至厚頃以招馬爲名賂繪綿邀請六事旣徇其五而猶觖望今壅遏荒

服之貢固有罪矣豈可復加賜以辱國體從之而于闐使與般次亦皆至廝囉有子質于秦別子木征居河州殿侍程從簡私與之盟令過洮河許以官且歸其質子事不驗木征怒留貢使明逸械從簡往詰因斬之木征惶懼悉遣所留者治平初復爲翰林學士神宗立御史論其傾險儉薄頃附賈昌朝夏竦以陷正人文辭淺繆豈應冒居翰院乃罷學士久之知永興軍熙寧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脩懿藻字醇老明逸之從子也幼孤刻厲爲學第進士又中賢良方正科爲祕閣校理慈聖后臨朝藻三上書乞還政同脩起居注知制

誥加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平居樂易無崖岸而居官
獨立守繩墨爲政簡靜有條理不肯徇私取顯數求退
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東院卒年六十一神宗知其
貧賻錢五十萬贈大中大夫

景諶景臻之從兄也絲殿直巡轄兩京馬遞中進士第
初赴開封解試時王安石得其文以爲知道者旣薦送
之又推譽於公卿間自是執弟子禮安石提點府界景
諶爲屬主簿又以文薦之執喪居許聞安石得政喜因
事來京師謁之方盛夏安石與僧智緣臥於地一最親
者袒坐其側顧景諶褫服脫帽未及它語卒然問曰青

苗助役如何景謚曰利少害多異日必爲民患又問孰爲可用之人曰居喪不交人事而知人尤難事也遂辭出後調官復來安石已作相又往詣之安石令先與弟安國相見安國亦與之善謂景謚曰相君欲以館閣相處而任以事景謚曰百事皆可爲所不知者新書役法耳及見安石安石欲令治峽路役書且委以戎瀘蠻事景謚曰峽路民情僕固不能知而戎瀘用兵繫朝廷舉動一路生靈休戚願擇知兵愛人者安石大怒坐上客數十人皆爲之懼退就謁舍賞激之與詆以爲矯者參半景謚笑曰自古以來好利者衆而顧義者寡故天下

萬事皆由人而不在於已苟爲利所動而由於人則盜亦可爲也夫盜之所以爲盜者利勝於義而不知所以爲之者耳吾又何憾焉遂與安石絕熙寧末從張景憲辟知瀛州終身爲外官僅至朝請郎而卒

勰字穆父彥遠之子也生五歲日誦千言十三歲制舉之業成熙寧三年試應旣中祕閣選廷對入等矣會王安石惡孔文仲策遷怒罷其科遂不得第以蔭知尉氏縣授流內銓主簿判銓陳襄嘗登進班簿神宗稱之襄曰此非臣所能主簿錢勰爲之耳明日召對將任以清要官安石使弟安禮來見許用爲御史勰謝曰家貧母

老不能爲萬里行安石知不附已命權鹽鐵判官歷提
點京西河北京東刑獄元豐定官制勰方居喪帝於左
司郎中格自書其姓名須終制日授之奉使弔高麗外
意頗謂欲結之以北伐勰入請使指帝曰高麗好文又
重士大夫家世所以選卿無他也乃求呂端故事以行
凡餽餼非故所有者皆弗納歸次紫燕島王遣二吏追
餉金銀器四千兩勰曰在館時旣辭之矣今何爲者吏
泣曰王有命徒歸則死且左番已受勰曰左右番各有
職吾唯例是視汝可死吾不可受竟却之還拜中書舍
人元祐初遷給事中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老吏畏

其敏欲困以事導人訴牒至七百總隨卽剖決簡不中
理者緘而識之戒無復來閱月聽訟一人又至呼詰之
曰吾固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譎曰無有總曰汝前訴
云云吾識以某字啓緘示之信然上下皆驚咤宗室貴
戚爲之斂手雖丞相府謁吏干請亦械治之積爲衆所
憾出知越州徙瀛州召拜工部戶部侍郎進尚書加龍
圖閣直學士復知開封臨事益精蘓軾乘其据案時遺
之詩總操筆立就以報軾曰電掃庭訟響答詩筒近所
未見也哲宗涖政翰林缺學士章惇三薦林希帝以命
總仍兼侍讀以嘗行惇謫詞懼而求去帝曰豈非鞅鞅

非少主之臣。硜硜無大臣之節者乎。朕固知之。毋庸避也。嘗侍經幄。帝留與之語。曰。臺臣論徐邸事。其辭及鄭雍。小人離間骨肉如此。若雍有請。當付卿。以美詔慰安之。旣而雍章至。總答詔云。弗容羣枉。規欲動搖。朕察其厚誣。力加明辨。夫何異趣。乃爾乞身。帝見之。謂能道所欲言者。惇因是極意排詆。諷全臺攻之。言不已。罷知池州。卒于官。年六十四。訃未至。帝猶卽其從弟景臻問安否。元符末。追復龍圖閣學士。

卽字中道。吳越王諸孫也。第進士。爲睦州推官。部使者有獄在衢。啖卽以薦。曠使往治。卽曰。吾寧老冗。選中豈

忍以數十人易一薦乎至則平反之辟鄜延幕府崇寧中爲陝西轉運判官王師復銀州轉餉最微宗召對問曰靈武可取乎對曰夏人去來飄忽不能持久是其所短然其民皆兵居不縻飲食動不勤轉餉願敕邊臣先爲不可勝以待釁庶可得志帝曰大砦泉可取否對曰是所謂瀚海也臣聞其地皆烏鹵無水泉或以飲馬口鼻皆裂正得之無所用帝然之除直龍圖閣知慶州至鎮築安邊城歸德堡包地萬頃縱耕其中歲得粟數十萬徙知延安府加集賢殿脩撰又進徽猷閣待制顯謨閣直學士在延五年童貫宣撫陝西得便宜行事時長

安百物踴貴錢幣益輕貫欲力平之計司承望風旨取
市價率減什四違者重寘于法民至罷市徐處仁爭之
得罪又行均糴法賤入民粟而高金帛估以賞下至募
兵射士之授田者咸被抑配關內騷然幾於生變卽亦
屢抗章極陳其害貶永州團練副使然糴害亦寢數月
還待制知興仁府徙太原以童貫宣撫本道辭不許居
二年以疾提舉洞霄宮復直學士睦寇作起知宣州卽
自力上道至則悉意應軍須貫上其功進龍圖閣學士
貫遂引爲河北河東參謀以老固辭乃轉正奉大夫致
仕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忠定

論曰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宋庠
爲名宰相馮京爲名執政風節相映不愧其科名焉邵
亢知太常裁損張貴妃卹典穎王授室公主下嫁請用
古典可謂不愧其官守矣邵必亦習禮者也預脩唐書
而能力辭以爲史出衆手非古人撰述之體豈非名言
乎錢惟演敏思清才著稱當時然急於柄用阿附希進
遂喪名節錢氏三世制科易明逸皆掌書命時人榮之
惜乎易以輕儁明逸以傾險並爲時論所憾云

宋史卷三百一十七

宋史卷三百十七考證

邵亢傳因條上其事詔報之曰云云○臣宗楷按東都

事畧曰朕承五聖大器日懼不克永爲受寄之重故前者咨詢羣公欲求良畫且休此役又內有所慄懼者卿奏困賊之計甚爲得策已悉如卿奏與宋史所載詔語全異

錢惟演傳歷右神武將軍○東都事畧右作左

遷尚書工部侍郎○東都事畧作刑部侍郎

子景臻尚秦魯國大長公主○東都事畧景臻尚仁宗

女許國大長公主臣浩按此賢穆明懿大長公主也

初封魯國改韓周燕國進秦魏兩國後改封秦魯國
秦魯之稱本傳與景臻傳同無封許國事東都事畧
誤也

惟演從弟易字希白○南本作錢易

臣蒲封

按易傳接

錢惟演傳後不應復書姓監本爲是

易孫景謙且委以戎瀘蠻事○監本委譌以從南本改
正

易孫卽至募兵○南本作蕃兵

宋史卷三百十七考證